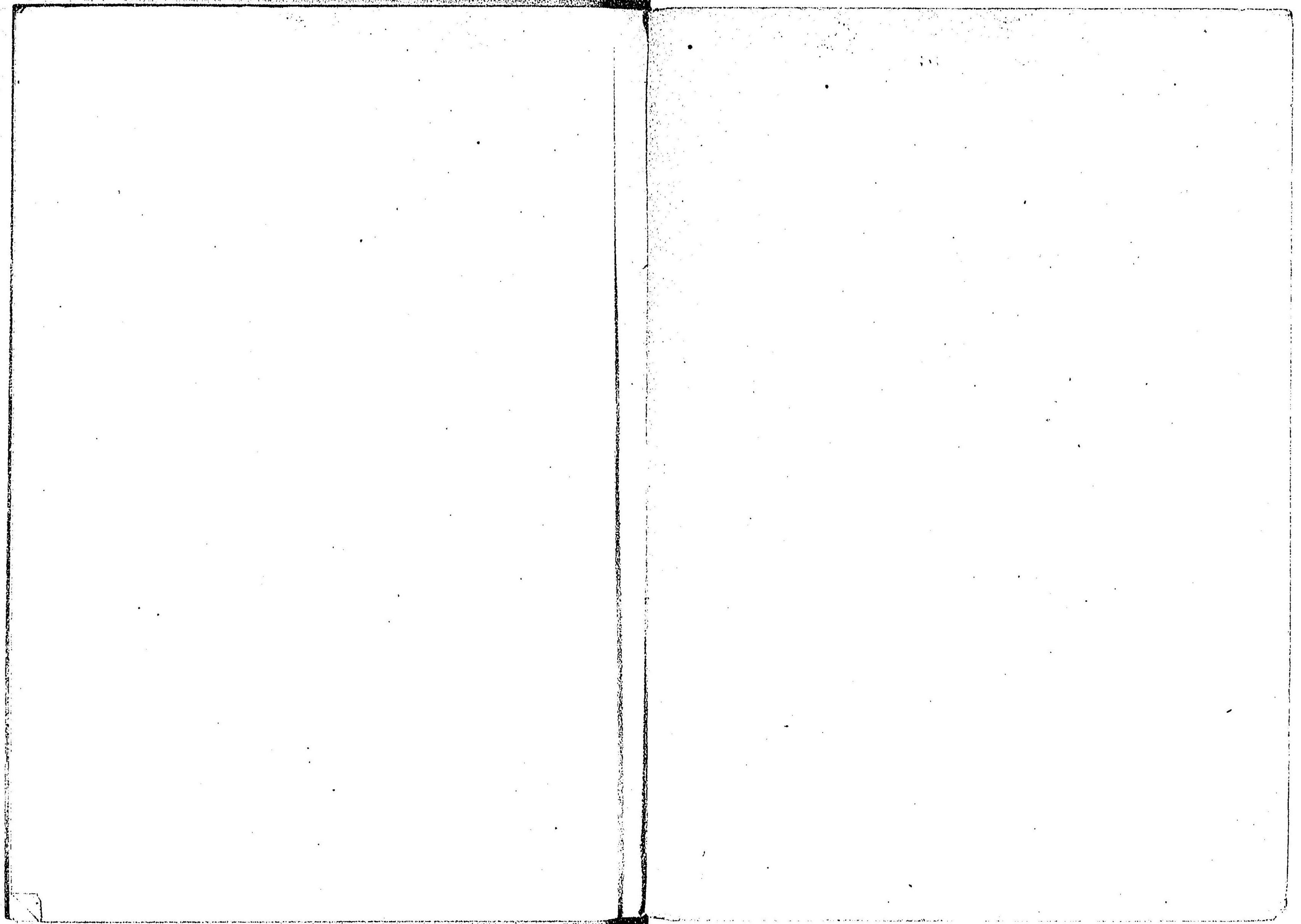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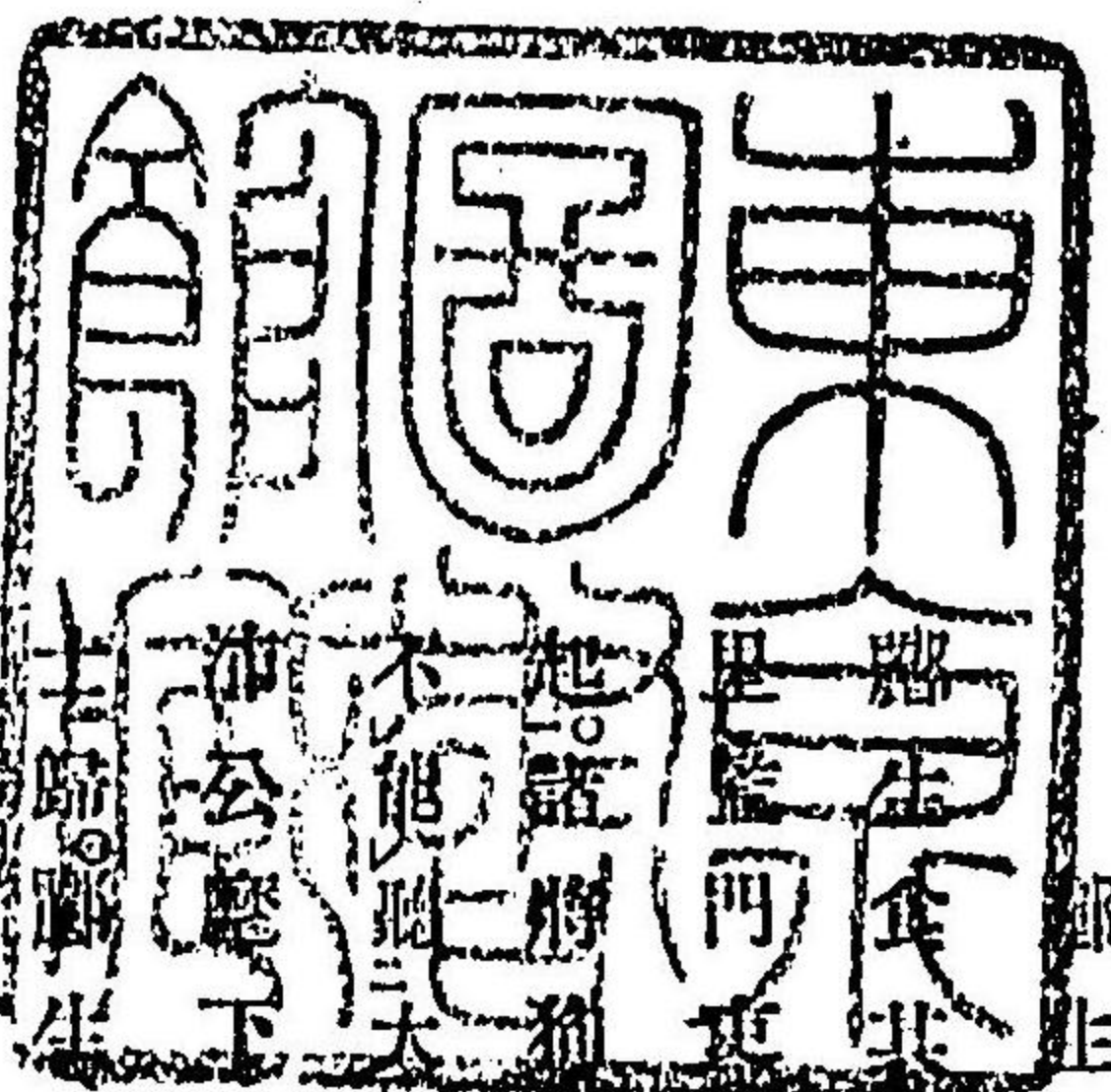
史記列傳

第四卷



特20
696

No 20669/
27



史記

鄺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

鄺生食其者。陳留高陽人也。好讀書。家貧落魄。無以爲衣食業。爲里監門吏。然縣中賢豪不敢役。縣中皆謂之狂生。及陳勝項梁等起。諸將徧地過高陽者數十人。鄺生問其將。皆握鬪好苛禮自用。不能聽大度之言。鄺生乃深自藏匿。後聞沛公將兵畧地陳留郊。沛公麾下騎士適鄺生里中子也。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。騎士歸。鄺生見謂之曰。吾聞沛公慢而易人。多大畧。此真吾所願從游。莫爲我先。若見沛公。謂曰。臣里中有鄺生。年六十餘。長八尺。人皆謂之狂生。生自謂我非狂生。騎士曰。沛公不好儒。諸客冠儒冠來者。沛公輒解其冠。沒溺其中。與人言。常大罵。未可以儒生說也。鄺生曰。第言之。騎士從容言如鄺生所誠者。沛公至高陽傳舍。使

鄺生陸賈列傳



人召酈生。酈生至。入謁。沛公方偃牀。使兩女子洗足。而見酈生。酈生入。則長揖不拜。曰。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。且欲率諸侯破秦也。沛公罵曰。豎儒。夫天下同苦秦久矣。故諸侯相率而攻秦。何謂助秦攻諸侯乎。酈生曰。必聚徒合義兵。誅無道秦。不宜偃見長者。於是沛公輟洗。起攝衣。延酈生上坐。謝之。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。沛公喜。賜酈生食。問曰。計將安出。酈生曰。足下起糾合之衆。收散亂之兵。不滿萬人。欲以徑入強秦。此所謂探虎口者也。夫陳留天下之衝。四通五達之郊也。今其城又多積粟。臣善其令。請得使之。令下足下。卽不聽。足下舉兵攻之。臣爲內應。於是遣酈生行。沛公引兵隨之。遂下陳留。號酈食其爲廣野君。酈生言其弟酈商。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畧地。酈生常爲說客。馳使諸侯。漢三年秋。項羽擊漢。拔滎陽。漢兵還保鞏洛。楚人聞淮陰侯破趙。彭越數反。梁地。

則分兵救之。淮陰方東擊齊。漢王數困滎陽成臯。計欲捐成臯以東。屯鞏洛以拒楚。酈生因曰。臣聞知天之天者。王事可成。不知天之天者。王事不可成。王者以民人爲天。而民人以食爲天。夫放倉。天下轉輸久矣。臣聞其下廩有藏粟甚多。楚人拔滎陽。不堅守。救倉。廩引而東。令適卒分守成臯。此乃天所以資漢也。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。自奪其便。臣竊以爲過矣。且兩雄不俱立。楚漢久相持不決。百姓騷動。海內搖蕩。農夫釋耒。工女下機。天下之心。未有所定也。願足下急復進兵。收取滎陽。據敖倉之粟。塞成臯之險。杜大行之道。距蜚狐之口。守白馬之津。以示諸侯劾實形制之勢。則天下知所歸矣。方今燕趙已定。唯齊未下。今田廣據千里之齊。田間將二十萬之衆。軍於歷城。諸田宗彊。負海阻河濟。南近楚。人多變詐。足下雖遣數十萬師。未可以歲月破也。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。

使爲漢而稱東藩。上曰善。勉從其畫。復守敖倉。而使酈生說齊王曰。王知天下之所歸乎。王曰不知也。曰。王知天下之所歸。則齊國可得而有也。若不知天下之所歸。則齊國未可得保也。齊王曰。天下何所歸。曰。歸漢。曰。先生何以言之。曰。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。約先入咸陽者王之。漢王先入咸陽。項王負約不與。而王之漢中。項王遷殺義帝。漢王聞之。起蜀漢之兵。擊三秦。出關而責義帝之處。收天下之兵。立諸侯之後。降城卽以侯。其將得賂卽以分。其士與天下同其利。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。諸侯之兵四面而至。蜀漢之粟方船而下。項王有倍約之名。殺義帝之負。於人之功無所記。於人之罪無所忘。戰勝而不得其賞。拔城而不得其封。非項氏莫得用事。爲人刻印。刻而不能授。攻城得賂。積而不能賞。天下畔之。賢才怨之。而莫爲之用。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。可坐而策也。夫

漢王發蜀漢。定三秦。涉西河之外。援上黨之兵。下井陘。誅成安君。破北魏。舉三十二城。此蚩尤之兵也。非人之力也。天之福也。今已據敖倉之粟。塞成臯之險。守白馬之津。杜大行之阪。距蜚狐之口。天下後服者先入矣。王疾先下漢王。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。不下漢王。危亾可立而待也。田廣以爲然。迺聽酈生。罷歷下兵。守戰備。與酈生日縱酒。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。迺夜度兵平原。襲齊王田廣。聞漢兵至。以爲酈生賣已。迺曰。汝能止漢軍。我活汝。不然。我將亨汝。酈生曰。舉大事不細謹。盛德不辭讓。而公不爲若更言。齊王遂亨酈生。引兵東走。漢十二年。山周侯酈商以丞相等將兵擊黥布有功。高祖舉列侯功臣。思酈食其。酈食其子酈疥數將兵。功未嘗侯。上以其父故。封疥爲高梁侯。後更食武遂。嗣三世。元狩元年中。武遂侯平坐詐詔衡山王。取卅百斤金。當弄市。病死。

國除也。

陸賈者。楚人也。以客從高祖。定天下。名爲有口辯士。居左右。常使諸侯。及高祖時。中國初定。尉他平南越。因王之。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。爲南越王。陸生至。尉他雖結筭。倨見陸生。陸生因進說他曰。足下中國人。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。今足下反天性。奔冠帶。欲以區區之越。與天子抗衡。爲敵國。禍且及身矣。且夫秦失其政。諸侯豪傑竝起。唯漢王先入關。據咸陽。項羽倍約。自立爲西楚霸王。諸侯皆屬。可謂至疆。然漢王起巴蜀。鞭笞天下。劫畧諸侯。遂誅項羽。滅之。五年之間。海內平定。此非人力。天之所建也。天子聞君王王南越。不助天下誅暴逆。將相欲移兵而誅王。天子憐百姓新勞苦。故且休之。遣臣授君王印。剖符通使。君王宜郊迎。北面稱臣。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。屈疆於此。漢誠聞之。掘燒王先人家。夷滅宗族。

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。則越殺王降漢。如反覆手耳。於是尉他迺歔然起坐。謝陸生曰。居蠻夷中久。殊失禮義。因問陸生曰。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。陸生曰。王似賢。復曰。我孰與皇帝賢。陸生曰。皇帝起豐沛。討暴秦。誅疆楚。爲天下興利除害。繼五帝三皇之業。統理中國。中國之人以億計。地方萬里。居天下之膏腴。人衆車衆。萬物殷富。政由一家。自天地剖判。未始有也。今王衆不過數十萬。皆蠻夷。崎嶇山海間。譬若漢一郡。王何乃比於漢。尉他大笑曰。吾不起中國。故王此。使我居中國。何渠不若漢。迺大說陸生。留與飲數月。曰。越中無足與語。至生來。令我日聞所不聞。賜陸生棗中裝直千金。他送亦千金。陸生卒拜尉他爲越王。令稱臣奉漢約。歸報高祖大悅。拜賈爲太中大夫。陸生時前說稱詩書。高帝罵之曰。迺公居馬上而得之。安事詩書。陸生曰。居馬上得之。寧可以馬上

治之乎。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。文武並用。長久之術也。昔者吳王夫差。智伯極武而亡。秦任刑法不變。卒滅趙氏。鄉使秦已并天下。行仁義。法先聖。陛下安得而有之。高帝不憚而有怨色。廼謂陸生曰。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。吾所以得之者何。及古成敗之國。陸生廼盡述存亡之徵。凡著十二篇。每奏一篇。高帝未嘗不稱善。左右呼萬歲。號其書曰新語。孝惠帝時。呂太后用事。欲王諸呂。畏大臣有口者。陸生自度不能爭之。廼病免家居。以好時田地。善可以家焉。有五男。廼出所使。越得橐中裝。賣千金。分其子。子二百金。令爲生產。陸生常安車駟馬。從歌舞。鼓琴瑟。侍者十人。寶劍直百金。謂其子曰。與汝約。過汝。汝給吾人馬酒食。極欲十日而更。所死家。得寶劍車騎侍從者。一歲中往來過他客。率不過再三過。數見不鮮。無久恩。公爲也。呂太后時。王諸呂。諸呂擅權。欲劫少主。危劉

氏。右丞相陳平患之。力不能爭。恐禍及己。常燕居深念。陸生往請。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。不時見陸生。陸生曰。何念之深也。陳平曰。生揣我何念。陸生曰。足下位爲上相。食三萬戶侯。可謂極富貴。無欲矣。然有憂念。不過患諸呂少主耳。陳平曰。然爲之奈何。陸生曰。天下安。注意相。天下危。注意將。將相和調。則士務附。士務附。天下雖有變。即權不分。爲社稷計。在兩君掌握耳。臣常欲謂大尉絳侯。絳侯與我賊易吾言。君何不交驪太尉。深相結。爲陳平畫呂氏數事。陳平用其計。廼以五百金爲絳侯壽。厚具樂飲。太尉亦報如之。此兩人深相結。則呂氏謀益衰。陳平廼以奴婢百人。車馬五十乘。錢五百萬。遺陸生爲飲食費。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。名聲藉甚。及誅諸呂。立孝文帝。陸生頗有力焉。孝文帝卽位。欲使人之南越。陳丞相等乃言。陸生爲太中大夫。往使尉他。令尉他去黃屋稱

制。令下比諸侯。皆如意旨。語在南越語中。陸生竟以壽終。

平原君朱建者。楚人也。故嘗為淮南王。諒布相。有舉去。後復事。諒布。布欲反時。問平原君。平原君止之。布不聽。而聽梁父侯。遂反。漢已誅布。問平原君。諫不與謀。得不誅。語在諒布語中。平原君為人辯。有口。刻廉剛直。家於長安。行不苟合。義不取容。辟陽侯行不正。得幸呂太后。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。平原君不肯見。及平原君母死。陸生素與平原君善。過之。平原君家貧。未有以發喪。方假貧服具。陸生令平原君發喪。陸生往見辟陽侯。賀曰。平原君母死。辟陽侯曰。平原君母死。何乃賀我乎。陸賈曰。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。平原君義不知君。以其母故。今其母死。君誠厚送喪。則彼為君死矣。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。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。往稅凡五百金。辟陽侯幸呂太后。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。孝惠帝大怒。下吏欲誅

之。呂太后怒。不可以言。大臣多害辟陽侯行。欲遂誅之。辟陽侯急。因使人欲見平原君。平原君辭曰。獄急。不敢見君。迺求見孝惠。幸臣閔籍孺說之曰。君所以得幸帝。天下莫不聞。今辟陽侯幸太后。而下吏。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。今日辟陽侯誅。且日太后含怒。亦誅君。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於帝。帝聽君。出辟陽侯。太后大驩。兩主共幸君。君貴富益倍矣。於是閔籍孺大恐。從其計。言帝果出辟陽侯。辟陽侯之囚。欲見平原君。平原君不見辟陽侯。辟陽侯以為倍己。大怒。及其成功出之。迺大驚。呂太后崩。大臣誅諸呂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。而卒不誅。計畫所以全者。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。孝文帝時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。以諸呂故。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為計策。使吏捕欲治。聞吏至門。平原君欲自殺。諸子及吏皆曰。事未可知。何早自殺為。平原君曰。我死禍絕。不及而身矣。遂自剄。孝文帝

聞而惜之曰。吾無意殺之。迺召其子拜為中大夫。使匈奴。單于無禮。迺罵單于。遂死匈奴中。

初沛公引兵過陳留。酈生踵軍門上謁曰。高陽賤民。酈食其。竊聞沛公暴露。將兵助楚討不義。敬勞從者。願得望見。口盡天下便事。使者入通。沛公方洗。問使者曰。何如人也。使者對曰。狀貌類大儒。衣儒衣。冠側注。沛公曰。為我謝之。言我方以天下為事。未暇見儒人也。使者出謝曰。沛公敬謝先生。方以天下為事。未暇見儒人也。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。走復入言沛公。吾高陽酒徒也。非儒人也。使者懼而失謁。跪拾謁還走。復入報曰。客天下壯士也。叱臣。臣恐。至失謁。曰。走復入言。而公高陽酒徒也。沛公遽雪足杖矛曰。延客入。酈生入。揖沛公曰。足下甚苦。暴衣露冠。將兵助楚討不義。足下何不自喜也。臣願以事見。而曰。吾方以天下為事。未暇見儒人。

也。夫足下欲與天下之大事。而成天下之大功。而以目皮相。恐失天下之能士。且吾度足下之智。不如吾。勇。又不如吾。若欲就天下。而不相見。竊為足下失之。沛公謝曰。鄉者聞先生之容。今見先生之意矣。迺延而坐之。問所以取天下者。酈生曰。夫足下欲成大功。不如止陳留。陳留者。天下之據衝也。兵之會地也。積粟數千萬石。城守甚堅。臣素善其令。願為足下說之。不聽。臣請為足下殺之。而下陳留。足下將陳留之衆。據陳留之城。而食其積粟。招天下之從兵。從兵已成。足下橫行天下。莫能有害足下者矣。沛公曰。敬聞命矣。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。說之曰。夫秦為無道。而天下畔之。今足下與天下從。則可以成大功。今獨為亡秦嬰城而堅守。臣竊為足下危之。陳留令曰。秦法至重也。不可以妄言。妄言者無類。吾不可以應。先生所以教臣者。非臣之意也。願勿復道。酈生留宿臥。

夜半時。斬陳留令首。踰城而下。報沛公。沛公引兵攻城。縣令首於長竿。以示城上人。曰。趣下。而令頭已斷矣。今後下者必先斬之。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。遂相率而下。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。因其庫兵。食積粟。留出入三月。從兵以萬數。遂入破秦。

太史公曰。世之傳酈生書。多曰。漢王已拔三秦。東擊項籍。而引軍於鞏洛之間。酈生被儒衣。往說漢王。迺非也。自沛公未入關。與項羽別。而至高陽。得酈生兄弟。今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。固當世之辯士。至平原君子。與余善。是以得具論之。

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

陽陵侯傅寬。以魏五大夫騎將。從爲舍人。起橫陽。從攻安陽。杠里。

擊趙賁軍於開封。及擊楊熊。曲遇陽武。斬首十二級。賜爵卿。從至霸上。沛公立爲漢王。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。從入漢中。遷爲右騎將。從定三秦。賜食邑雕陰。從擊項籍待懷。賜爵通德侯。從擊項冠。周蘭龍且。所將卒斬騎將一人。赦下益食邑。屬淮陰。擊破齊。歷下軍。擊田解。屬相國參。殘博。益食邑。因定齊地。剖符世世勿絕。封爲陽陵侯。二千六百戶。除前所食。爲齊右丞相。備齊。五歲爲齊相國。四月。擊陳豨。屬太尉勃。以相國代丞相。增擊豨。一月。徙爲代相國。將屯。二歲。爲代丞相。將屯。孝惠五年。卒。諡爲景侯。子須侯精立。二十四年。卒。子共侯則立。十二年。卒。子侯偃立。二十一年。坐與淮南王謀反。死。國除。

信武侯靳歙。以中涓從。起宛。胸攻濟陽。破李由軍。擊秦軍。亳南。開封東北。斬騎十人。將一人。首五十七級。捕虜七十三人。賜爵封號。

臨平君。又戰藍田北。斬車司馬一人。騎長一人。首二十八級。捕虜五十七人。至霸上。沛公立為漢王。賜欽爵建武侯。遷為騎都尉。從定三秦。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。破之。定隴西六縣。所將卒斬車司馬侯各四人。騎長十二人。從東擊楚至彭城。漢軍敗。還保雍丘。去擊反者王武等。略梁地。別將擊邢說軍當南。破之。身得說都尉二人。司馬侯十二人。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。破楚軍滎陽東。三年。賜食邑四千二百戶。別之河內。擊趙將賁郝軍朝歌。破之。所將卒得騎將二人。車馬二百五十四匹。從攻安陽。以東至棘蒲。下七縣。別攻破趙軍。得其將司馬二人。侯四人。降吏卒二千四百人。從攻下邯鄲。別下平陽。身斬守相。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。降鄴。從攻朝歌邯鄲。及別擊破趙軍。降邯鄲郡六縣。還軍敖倉。破項籍軍成皋南。擊絕楚餉道。起滎陽。至襄邑。破項冠軍魯下。畧地東至緡鄉。

下邳。南至斲竹邑。擊項悍濟陽下。還擊項籍陳下。破之。別定江陵。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。身得江陵王。生致之維陽。因定南郡。從至陳。取楚王信。剖符世世勿絕。定食四千六百戶。號信武侯。以騎都尉從擊代。攻韓信平城下。還軍東垣。有功。遷為車騎將軍。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。別擊陳稀丞相。破之。因降曲逆。從擊黥布。有功。益封。定食五千三百戶。凡斬首九十級。虜百三十二人。別破軍十四。降城五十九。定郡國各一。縣二十三。得王柱國各一人。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。高后五年。欽卒。隘為蕭侯。子亭代侯。二十一年。坐事國人過律。孝文後三年。奪侯國除。蒯成侯緜者。沛人也。姓周氏。常為高祖參乘。以舍人從起沛。至霸上。西入蜀漢。還定三秦。食邑池陽。東絕甬道。從出度平陰。遇淮陰侯兵襄國。軍乍利乍不利。終無離上心。以緜為信武侯。食邑三千。

三百戶。高祖十二年。以縹爲蒯成侯。除前所食邑。上欲自擊陳豨。蒯成侯泣曰。始秦攻破天下。未嘗自行。今上常自行。是爲無人可使者乎。上以爲愛我。賜入殿門不趨。殺人不死。至孝文五年。縹以壽終。謚爲貞侯。子昌代侯。有罪國除。至孝景中二年。封縹子居代侯。至元鼎三年。居爲太常有罪國除。

太史公曰。陽陵侯傅寬。信武侯靳歙。皆高爵。從高祖起山東。攻項籍。誅殺名將。破軍降城。以十數。未嘗困辱。此亦天授也。蒯成侯周緤。操心堅正。身不見疑。上欲有所之。未嘗不垂涕。此有傷心者。然可謂篤厚君子矣。

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

劉敬者。齊人也。漢五年。戍隴西。過洛陽。高帝在焉。婁敬脫輓轂衣。其羊裘。見齊人虞將軍曰。臣願見上。言便事。虞將軍欲與之解衣。婁敬曰。臣衣帛。衣帛見。衣褐衣。褐見。終不敢易衣。於是虞將軍入言上。上召入見。賜食。已而問婁敬。婁敬說曰。陛下都洛陽。豈欲與周室比隆哉。上曰。然。婁敬曰。陛下取天下。與周室異。周之先自后稷。堯封之邠。積德累善。十有餘世。公劉避桀居豳。太王以狄伐。故去豳。杖馬箠。居岐。國人爭隨之。及文王爲西伯。斷虞芮之訟。始受命。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。武王伐紂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。八百諸侯。皆曰。紂可伐矣。遂滅殷。成王即位。周公之屬傅相焉。廼營成周洛邑。以此爲天下之中也。諸侯四方納貢職。道里均矣。有德則易。以王。無德則易。以亡。凡居此者。欲令周務以德致人。不欲依阻險。令後世駭者以虐民也。及周之盛時。天下和洽。四夷鄉風。慕義

懷德。附離而並事天子。不屯一卒。不戰一士。八夷大國之民。莫不賓服。効其貢職。及周之衰也。分而為兩。天下莫朝。周不能制也。非其德薄也。而形勢弱也。今陛下起豐鑿沛。收卒三千人。以之徑往而卷蜀漢。定三秦。與項羽戰滎陽。爭成皋之口。大戰七十。小戰四十。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。父子暴骨中野。不可勝數。哭泣之聲未絕。傷痍者未起。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。臣竊以為不侔也。且夫秦地被山帶河。四塞以為固。卒然有急。百萬之衆可具也。因秦之故。資甚美膏腴之地。此所謂天府者也。陛下入關而都之。山東雖亂。秦之故地。可全而有也。夫與人鬪。不搯其肱。拊其背。未能全其勝也。今陛下入關而都。案秦之故地。此亦搯天下之肱。而拊其背也。高帝問羣臣。羣臣皆山東人。爭言周王數百年。秦二世即入。不如都周。上疑未能決。及留侯明言入關便。即日車駕西都關中。於是

上曰。本言都秦地者。其敬。其者。乃劉也。賜姓劉氏。拜為郎中。號為奉春君。漢七年。韓王信反。高帝自往擊之。至晉陽。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。上大怒。使人使匈奴。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。但見老弱及羸畜。使者十輩來。皆言匈奴可擊。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。還報曰。兩國相擊。此宜夸矜。見所長。今臣往。徒見羸瘠老弱。此必欲見短。伏奇兵以爭利。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。是時漢兵已踰句注。二十餘萬兵已業行。上怒。罵劉敬曰。齊崩以口舌得官。今廼忘言沮吾軍。械繫敬廣武。遂往。至平城。匈奴果出奇兵。圍高帝白登。七日。然後得解。高帝至廣武。赦敬曰。吾不用公言。以困平城。吾皆以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。廼封敬二千戶。為關內侯。號為建信侯。高帝罷平城歸。韓王信以入胡。當是時。冒頓為單于。兵彊。控弦三十萬。數苦北邊。上患之。問劉敬。劉敬曰。天下初定。士卒罷於兵。未可以

武服也。冒頓殺父代立。妻群母。以力為威。未可以仁義說也。獨可以計久遠。子孫為臣耳。然恐陛下不能為。上曰。誠可。何為不能。願為奈何。劉敬對曰。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。厚奉遺之。彼知漢適女送厚。蠻夷必慕以為關氏。生子必為太子。代單于。何者。貪漢重幣。陛下以歲時漢所餘。彼所鮮。數問遺。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。冒頓在。固為子婿。死則外孫為單于。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。兵可無戰。以漸臣也。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。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。彼亦知不肯貴近。無益也。高帝曰。善。欲遣長公主。呂后日夜泣曰。妾唯太子一女。奈何弃之。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。而取家人子。名為長公主。妻單于。使劉敬往結和親約。劉敬從匈奴來。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。去長安近者七百里。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。秦中新破少民。地肥饒。可益實。夫諸侯初起時。

非齊諸田。楚昭屈景。莫能與。今陛下雖都關中。實少人。北近胡寇。東有六國之族。宗彊。一日在變。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。臣願陛下徙齊諸田。楚昭屈景。燕趙韓魏後。及豪傑名家居關中。無事可以備胡。諸侯有變。亦足率以東伐。此彊本弱末之術也。上曰。善。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。十餘萬口。

叔孫通者。薛人也。秦時以文學徵。待詔博士。數歲。陳勝起山東。使者以聞。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。楚戍卒攻。斬入陳。於公如何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。人臣無將。將即反。罪死無赦。願陛下急發兵擊之。二世怒。作色。叔孫通前曰。諸生言皆非也。夫天下合為一家。毀郡縣城。鑠其兵。示天下不復用。且明主在其上。法令具於下。使人人奉職。四方幅帙。安敢有反者。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。何足置齒。齒牙間。郡守尉今捕論。何足憂。二世喜曰。善。盡問諸生。諸生或

言反。或言盜。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。非所宜言。諸言盜者皆罷之。適賜叔孫通帛二十四匹。衣一襲。拜爲博士。叔孫通已出宮反舍。諸生曰。先生何言之諛也。通曰。公不知也。我幾不脫於虎口。廼入。去之薛。薛已降楚矣。及項梁之薛。叔孫通從之。敗於定陶。從懷王。懷王爲義帝。徙長沙。叔孫通留事項王。漢二年。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。叔孫通降漢王。漢王敗而西。因竟從漢。叔孫通儒服。漢王憎之。廼變其服。服短衣楚製。漢王喜。叔孫通之降漢。從儒生弟子百餘人。然通無所言進。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。弟子皆竊罵曰。事先生數歲。幸得從降漢。今不能進。臣等專言大猾。何也。叔孫通聞之。廼謂曰。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。諸生寧能圖乎。故先言斬將奪旗之士。諸生且待我。我不忘矣。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。號稷嗣君。漢五年。已并天下。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於定陶。叔孫通

就其儀號。高帝悉去秦苛儀。法爲簡易。羣臣飲酒爭功。醉或妄呼。拔劍擊柱。高帝患之。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。說上曰。夫儒者難與進取。可與守成。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。高帝曰。得無難乎。叔孫通曰。五帝異樂。三王不同禮。禮者。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。故夏殷周之禮。所因損益。可知者。謂不相復也。臣願頗采古禮。與秦儀雜就之。上曰。可。試爲之。令易知。度吾所能行爲之。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。魯有兩生不肯行。曰。公所事者且十主。皆面諛以得親貴。今天下初定。死者未葬。傷者未起。又欲起禮樂。禮樂所由起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。吾不忍爲公所爲。公所爲不合古。吾不行。公往矣。無汙我。叔孫通笑曰。若真鄙儒也。不知時變。遂與所徵三十人西。及上左右爲學者。與其弟子百餘人。爲綿蕞。野外習之。月餘。叔孫通曰。上可試觀。上既觀。使行禮。曰。吾

能爲此。廼令羣臣習隸。會十月。漢七年。長樂宮成。諸侯羣臣皆朝。十月。儀先平明。謁者治禮。引以次入殿門。廷中陳車騎。步卒衛宮。設兵張旗志。傳言趨殿下。郎中俠陛。陛數百人。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。以次陳西方。東鄉。文官丞相以下。陳東方。西鄉。大行設九賓。臚句傳。於是皇帝登出房。百官執職傳警。引諸侯王以下。至吏六百石。以次奉賀。自諸侯王以下。莫不振恐肅敬。至禮畢。復置法酒。諸侍坐殿上。皆伏抑首。以尊卑次起。上壽。觴九行。謁者言罷酒。御史執法。舉不如儀者。輒引去。竟朝。置酒。無敢誼譁失禮者。於是高帝曰。吾廼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。廼拜叔孫通爲太常。賜金五百斤。叔孫通因進曰。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。與臣共爲儀。願陛下官之。高帝悉以爲郎。叔孫通出。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。諸生廼皆喜曰。叔孫生誠聖人也。知當世之要務。漢九年。高帝徙叔孫通爲太子

子太傅。漢十二年。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。叔孫通諫上曰。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。廢太子立奚齊。晉國亂者數十年。爲天下笑。秦以不蚤定扶蘇。令趙高得誅立胡亥。自使滅祀。此陛下所親見。今太子仁孝。天下皆聞之。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喫。其可背哉。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。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。高帝曰。公罷矣。吾直戲耳。叔孫通曰。太子天下本。本一搖。天下振動。奈何以天下爲戲。高帝曰。吾聽公言。及上置酒。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。上乃遂無易太子志矣。高帝崩。孝惠卽位。廼謂叔孫生曰。先帝園陵寢廟。羣臣莫能習。徒爲太常。定宗廟儀法。及稍定漢諸儀法。皆叔孫生爲太常所論著也。孝惠帝爲東朝長樂宮。及間往來。數蹕煩人。廼作複道。方築武庫南。叔孫生奏事。因請問曰。陛下何自築複道。高寢衣冠。月出遊高廟。高廟。漢太祖。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。

行哉。孝惠帝大懼曰。急壞之。叔孫生曰。人主無過舉。今已作。百姓皆知之。今壞此。則示有過舉。願陛下為原廟。渭北。衣冠月出游之。益廣多宗廟。大孝之本也。上廼詔有司立原廟。原廟起。以複道故。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。叔孫生曰。古者有春嘗果。方今櫻桃孰。可獻。願陛下出。因取櫻桃獻宗廟。上廼許之。諸果獻由此興。太史公曰。語曰。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。壺榭之椽非一木之枝也。三代之際。非一士之智也。信哉。夫高祖起微細。定海內。謀計用兵。可謂盡之矣。然而劉敬脫輓轂一說。建萬世之安。智豈可專邪。叔孫通希世度務。制禮進退。與時變化。卒為漢家儒宗。大直若訥。道固委蛇。蓋謂是乎。

季布樂布列傳第四十

季布者。楚人也。為氣任俠。有名於楚。項籍使將兵。數窘漢王。及項羽滅。高祖購求布千金。敢有舍匿。罪及三族。季布匿濮陽周氏。周氏曰。漢購將軍急。迹且至臣家。將軍能聽臣。臣敢獻計。即不能。願先自到。季布許之。廼髡季布。衣赭衣。置廣柳車中。并與其家僮數十人。之魯。朱家所賣之。朱家心知是季布。廼買而置之田。誠其子曰。田事聽此奴。必與同食。朱家廼乘輶車之洛陽。見汝陰侯滕公。滕公留朱家飲數日。因謂滕公曰。季布何大罪。而上求之急也。滕公曰。布數為項羽窘上。上怨之。故必欲得之。朱家曰。君視季布何如人也。曰。賢者也。朱家曰。臣各為其主用。季布為項羽用。職耳。項氏臣可盡誅邪。今上始得天下。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。何示天下之不廣也。且以季布之賢。而漢求之急如此。此不北走胡。即南

走越耳。夫忌壯士以資敵國。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。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。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。意季布匿其所。廼許曰。諾。待間。果言如朱家指。上廼赦季布。當是時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。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。季布召見。謝。上拜為郎中。孝惠時。為中郎將。單于嘗為書嫚呂后。不遜。呂后大怒。召諸將議之。上將軍樊噲曰。臣願得十萬衆。橫行匈奴中。諸將皆阿呂后意。曰。然。季布曰。樊噲可斬也。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。困於平城。今噲奈何以十萬衆。橫行匈奴中。面欺。且秦以事於胡。陳勝等起。于今創痍未瘳。噲又面諛。欲動搖天下。是時殿上皆恐。太后罷朝。遂不復議。擊匈奴事。季布為河東守。孝文時。人有言其賢者。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。復有言其勇。使酒難近。至留邸一月。見罷。季布因進曰。臣無功竊寵。待罪河東。陛下無故召臣。此人必月以臣欺。

陛下者。今臣至。無所受事罷去。此人必有以毀臣者。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。一人之毀而去臣。臣恐天下有識聞之。有以聞陛下也。上默然良久曰。河東吾股肱郡。故特召君耳。布辭之官。楚人曹丘生辯士。數招權願金錢。事貴人趙同等。與竇長君善。季布聞之。寄書諫竇長君曰。吾聞曹丘生非長者。勿與通。及曹丘生歸。欲得書請季布。竇長君曰。季將軍不說足下。足下無往。固請書。遂行。使人先發書。季布果大怒。待曹丘。曹丘至。即揖季布曰。楚人諺曰。得黃金百斤。不如得季布一諾。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。且僕楚人。足下亦楚人也。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。願不重邪。何足下距僕之深也。季布廼大說。引入。留數月。為上客。厚送之。季布名所以益聞者。曹丘揚之也。季布弟季心。氣蓋關中。遇人恭謹。為任俠。方數千里士。皆爭為之死。嘗殺人。亡之吳。從袁絲匿。長事袁絲。

弟畜灌夫籍福之屬。嘗為中司馬。中尉鄧都不敢不加禮。少年多時。時竊籍其名以行。當是時。季心以勇。布以諾。著聞關中。季布母弟丁公。為楚將。丁公為項羽。逐高祖彭城西。短兵接。高祖急。願丁公曰。兩賢豈相厄哉。於是丁公引兵而還。漢王遂解去。及項王滅。丁公謁見高祖。高祖以丁公狗軍中。丁公為項王臣。不忠。使項王失天下者。廼丁公也。遂斬丁公。曰。使後世為人臣者。無效丁公。樂布者。梁人也。始梁王彭越為家人。時嘗與布游。窮困。貨備於齊。為酒人保。數歲。彭越去之。巨野中為盜。而布為人所畧。賣為奴。於燕。為其家主報仇。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。臧荼後為燕王。以布為將。及臧荼反。漢擊燕。虜布。梁王彭越聞之。廼言上。請贖布。以為梁大夫。使於齊。未還。漢召彭越。責以謀反。夷三族。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。下詔曰。有敢收視者。輒捕之。布從齊還。奏事。彭越頭下。祠而

哭之。吏捕布以聞。上召布。罵曰。若與彭越反邪。吾禁人勿收。若獨祠而哭之。與越反明矣。趣亨之。方提趣湯。布顧曰。願一言而死。上曰。何言。布曰。方上之困於彭城。敗梁陽成阜間。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。以下彭王居梁地。與漢合從苦楚也。當是之時。彭王一顧與楚。則漢破。與漢而楚破。且垓下之會。微彭王。項氏不亡。天下已定。彭王剖符受封。亦欲傳之萬世。今陛下一徵兵於梁。彭王病不行。而陛下疑以為反。反形未見。以苛小案誅滅之。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。今彭王已死。臣生不如死。請就亨。於是上廼釋布罪。拜為都尉。孝文時為燕相。至將軍。布迺稱曰。窮困不能辱身。下志。非人也。富貴不能快意。非賢也。於是嘗有德者。厚報之。有怨者。必以法滅之。吳軍反時。以軍功封俞侯。復為燕相。燕齊之間。皆為樂布立社。號曰樂公社。景帝中五年薨。子貴嗣。為太常。犧牲不如令。國除。

太史公曰。以項羽之氣。而季布以勇顯於楚。身歷典軍。率旗者數矣。可謂壯士。然被刑戮。為人奴。而不死。何其下也。彼必自負其材。故受辱而不羞。欲有所用其未足也。故終為漢名將。賢者誠重其死。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。非能勇也。其計盡無復之耳。樊布哭彭越。趣湯如歸者。彼誠知所處。不自重其死。雖往古烈士。何以加哉。

袁盎龜錯列傳第四十一

袁盎者。楚人也。字絲。父故為羣盜。徙處安陵。高后時。盎嘗為呂祿舍人。及孝文帝即位。盎兄噲任盎為中郎。絳侯為丞相。朝罷趨出。意得甚。上禮之恭。常自送之。袁盎進曰。陛下以丞相何如人。上曰。

社稷臣。盎曰。絳侯所謂功臣。非社稷臣。社稷臣。主在與在。主亡與亡。方呂后時。諸呂用事。擅相王。劉氏不絕如帶。是時絳侯為太尉。主兵柄。弗能正。呂后崩。大臣相與共畔諸呂。太尉主兵。適會其成功。所謂功臣。非社稷臣。丞相如有驕主色。陛下謙讓。臣主失禮。竊為陛下不取也。後朝。上益莊。丞相益畏。已而絳侯望袁盎曰。吾與而兄善。今兒廷毀我。盎遂不謝。及絳侯免相之國。國人上書告以為反。徵繫清室。宗室諸公莫敢為言。唯袁盎明絳侯無罪。絳侯得釋。盎頗有力。絳侯乃大與盎結交。淮南厲王朝。殺辟陽侯。居處驕甚。袁盎諫曰。諸侯大驕。必生患。可適削地。上弗用。淮南王益橫。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。治。連淮南王。淮南王徵。上因遷之蜀。檻車傳送。袁盎時為中郎將。乃諫曰。陛下素驕淮南王。弗稍禁。以至此。今又暴摧折之。淮南王為人剛。如有遇霧露。行道死。陛下竟

爲以天下之大。弗能容。有殺弟之名。奈何。上弗聽。遂行之。淮南王至雍。病死。聞。上輟食。哭甚哀。盎入。頓首請罪。上曰。以不用公言至此。盎曰。上自寬。此往事。豈可悔哉。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。此不足。以毀名。上曰。吾高世行三者何事。盎曰。陛下居代時。太后嘗病三年。陛下不交睫。不解衣。湯藥非陛下口所嘗。弗進。夫曾參以布衣。猶難之。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。過曾參遠矣。夫諸呂用事。大臣專制。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。馳不測之淵。雖賁育之勇。不及陛下。陛下至代邸。西向讓天子位者再。南面讓天子位者三。夫許由一讓。而陛下五以天下讓。過許由四矣。且陛下遷淮南王。欲以苦其志。使改過。有司衛不謹。故病死。於是上乃解曰。將柩何。盎曰。淮南王有三子。唯在陛下耳。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爲王。盎由此名重朝廷。袁盎常引大體。忼慨。宦者趙同以數幸。常害袁盎。袁盎患

之。盎兄子種爲常侍騎。持節夾乘。說盎曰。君與闕廷辱之。使其毀不用。孝文帝出。趙同參乘。袁盎伏車前曰。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。皆天下豪英。今漢雖乏人。陛下獨奈何。與刀鋸餘人載。於是上笑。下趙同。趙同泣下車。文帝從霸陵。上欲西馳下峻阪。袁盎騎並車擊轡。上曰。將軍怯邪。盎曰。臣聞千金之子。坐不垂堂。百金之子。不騎衡。聖主不乘危而徼幸。今陛下騁六驂。馳下峻山。如有馬驚車敗。陛下縱自輕。奈高廟太后何。上乃止。上幸上林。皇后慎夫人從。其在禁中。常同席坐。及坐。郎署長布席。袁盎引卻慎夫人坐。慎夫人怒。不肯坐。上亦怒。起入禁中。盎因前說曰。臣聞尊卑有序。則上下和。今陛下既已立后。慎夫人乃妾。妾主豈可與同坐哉。且陛下幸之。卽厚賜之。陛下所以爲慎夫人。適所以禍之。陛下獨不見。人疑乎。於是上乃說。召語慎夫人。慎夫人賜盎金五十觔。然袁

盎亦以數直諫。不得久居中。調為隴西都尉。仁愛士卒。士卒皆爭
 為死。遷為齊相。徙為吳相。辭行。種謂盎曰。吳王驕日久。國多姦。今
 苟欲劾治。彼不上書告君。即利劍刺君矣。南方卑溼。君能日飲。毋
 何。時說王曰。毋反而已。如此。幸得脫。盎用種之計。吳王厚遇盎。盎
 告歸。道逢丞相申屠嘉。下車拜謁。丞相從車上。謝盎。盎還。愧
 其吏。乃之丞相舍。上謁。求見丞相。丞相良久而見之。盎因跪曰。願
 請閉丞相曰。使君所言公事。之曹與長史掾議。吾且奏之。即私邪。
 吾不受私語。袁盎即跪說曰。君為丞相。自度孰與陳平絳侯。丞相
 曰。吾不如。袁盎曰。善。君即自謂不如。夫陳平絳侯。輔翼高帝。定天
 下。為將相。而誅諸呂。存劉氏。君乃為材官。張遷為隊率。積功至
 淮陽守。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。且陛下從代來。每朝。郎官上書
 疏。未嘗不止。楚受其言。言不可用。置之。言可受。採之。未嘗不稱善。

何也。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。上日聞所不聞。明所不知。日益聖
 智。君今自閉。鉗天下之口。而日益愚。夫以聖主貴愚相。君受禍不
 久矣。丞相乃再拜曰。嘉鄙野人。乃不知。將軍幸教。引入與坐。為上
 客。盎素不好鼂錯。鼂錯所居坐。盎去。錯亦去。兩人未嘗同堂
 語。及孝文帝崩。孝景帝即位。鼂錯為御史大夫。使吏案袁盎受吳
 王財物。抵罪。詔赦以為庶人。吳楚反。聞鼂錯謂丞史曰。夫袁盎多
 受吳王金錢。專為蔽匿。言不反。今果反。欲請治盎。宜知計謀。丞史
 曰。事未發。治之有絕。今兵西鄉。治之何益。且袁盎不宜有謀。鼂錯
 猶與未決。人有告袁盎者。袁盎恐。夜見寶嬰。為言吳所以反者。願
 至上前。口對狀。寶嬰入言上。上乃召袁盎入見。鼂錯在前。及盎請
 辟人。賜間錯去。固恨甚。袁盎具言吳所以反狀。以錯故。獨急斬錯
 以謝吳。吳兵乃可罷。其語俱在吳事中。使袁盎為太常。寶嬰為太

將軍兩人素相與善。逮吳反。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。爭附兩人。車隨者。日數百乘。及龍錯已誅。袁盎以太常使吳。吳王欲使將。不肯。欲殺之。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。袁盎自其為吳相時。嘗有從史。嘗盜愛盎侍兒。盎知之。弗泄。遇之如故。人有告從史。言君知爾與侍者通。乃亡歸。袁盎驅自追之。遂以侍者賜之。復為從史。及袁盎使吳見守。從史適為守。盎校尉司馬。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。會天寒。士卒饑渴。飲酒醉。西南陬卒皆臥。司馬夜引袁盎起曰。君可以去矣。吳王期旦日斬君。盎弗信。曰。公何為者。司馬曰。臣故為從史。盜君侍兒者。盎乃驚謝曰。公幸有親。吾不足以累公。司馬曰。君第去。臣亦且亡。避吾親。君何患。乃以刀決張道。從醉卒直隧出。司馬與分背。袁盎解節毛懷之。杖步行七八里。明見梁騎。騎馳去。遂歸報。吳楚已破。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。袁

盎為楚相。嘗上書有所言。不用。袁盎病免。居家。與閭里浮沉。相隨行。闔維走狗。維陽劇孟。嘗過袁盎。盎善待之。安陵富人有謂盎曰。吾聞劇孟博徒。將軍何自通之。盎曰。劇孟雖博徒。然母死。客送葬車千餘乘。此亦有過人者。且緩急人所為。夫一旦有急叩門。不以親為解。不以存亡為辭。天下所望者。獨季心劇孟耳。今公常從數騎。一旦有緩急。寧足恃乎。富人不與通。諸公聞之。皆多袁盎。袁盎雖家居。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。梁王欲求為嗣。袁盎進說。其後語塞。梁王以此怨盎。曾使人刺盎。刺者至關中問袁盎。諸君譽之。皆不容口。乃見袁盎曰。臣受梁王金。來刺君。君長者。不忍刺君。然後刺君者十餘曹。備之。袁盎心不樂。家又多怪。乃之拈生所問占。還。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。

龍錯者。潁川人也。學申商刑名於軹。張恢先所。與維陽朱孟及劉

禮同師。以文學爲太常掌故。錯爲人附直刻深。孝文帝時。天下無治尙書者。獨開濟南伏生故秦博士。治尙書。年九十餘。老不可徵。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。太常遣錯受尙書伏生所。還。因上便宜事。以書稱說。詔以爲太子舍人。門大夫。家令。以其辯得幸。太子家號曰智囊。數上書孝文時。言削諸侯事。及法令可更定者。書數十上。孝文不聽。然奇其材。遷爲中大夫。當是時。太子善錯計策。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。景帝卽位。以錯爲內史。錯常數請間言事。輒聽。寵幸傾九卿。法令多所更定。丞相申屠嘉心弗便。力未有以傷。內史府居太上廟墼中。門東出不便。錯乃穿兩門南出。鑿廟墼。垣。丞相嘉聞大怒。欲因此過爲奏請誅錯。錯聞之。卽夜請間。具爲上言之。丞相奏事。因言錯擅鑿廟垣爲門。請下廷尉誅。上曰。此非廟垣。乃墼中垣。不致於法。丞相謝。罷朝。怒謂長史曰。吾當先斬以

聞。乃先請。爲兒所賣。固誤。丞相遂發病死。錯以此愈貴。遷爲御史大夫。請諸侯之罪過。削其地。收其枝郡。奏上。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。莫敢難。獨竇嬰爭之。由此與錯有卻。錯所更令三十章。諸侯皆誼譁。疾鼂錯。錯父聞之。從潁川來謂錯曰。上初卽位。公爲政用事。侵削諸侯。別疏人骨肉。人口議多怨公者。何也。鼂錯曰。固也。不如此。天子不尊。宗廟不安。錯父曰。劉氏安矣。而鼂氏危矣。吾去公歸矣。遂飲藥死。曰。吾不忍見禍及吾身。死十餘日。吳楚七國果反。以誅錯爲名。及竇嬰袁盎進說。上令鼂錯衣朝衣。斬東市。鼂錯已死。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。擊吳楚軍爲將。還。上書言軍事。謁見上。上問曰。道軍所來。聞鼂錯死。吳楚罷不。鄧公曰。吳王爲反數十年矣。發怒削地。以誅錯爲名。其意非在錯也。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。上曰。何哉。鄧公曰。夫鼂錯忠諸侯。疆大不可制。故請

削地以尊京師。萬世之利也。計畫始行。卒受大戮。內杜忠臣之口。外爲諸侯報仇。臣竊爲陛下不取也。於是景帝默然。良久曰。公言善。吾亦恨之。乃拜鄧公爲城陽中尉。鄧公成固人也。多奇計。建元中。上招賢良。公卿言鄧公。時鄧公免。起家爲九卿。一年復謝病免歸。其子章以修黃老言。顯於諸公間。太史公曰。袁盎雖不好學。亦善傅會。仁心爲質。引義忼慨。遭孝文初立。資適逢世。時以變易。及吳楚一說。說雖行哉。然復不遂。好聲矜賢。竟以名敗。鼂錯爲家令。時數言事不用。後擅權。多所變更。諸侯發難。不急匡救。欲報私讎。反以亡軀。語曰。變古亂常。不死則亡。豈錯等謂邪。

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

張廷尉釋之者。堵陽人也。字季。有兄仲同居。以訾爲騎郎。事孝文帝。十歲不得調。無所知名。釋之曰。久宦減仲之產。不遂。欲自免歸。中郎將袁盎知其賢。惜其去。乃請徙釋之。補謁者。釋之既朝畢。因前。言便宜事。文帝曰。卑之。毋甚高論。令今可施行也。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。秦所以失。而漢所以興者。久之。文帝稱善。乃拜釋之爲謁者。僕射。釋之從行。登虎圈。上問上林尉。諸禽獸簿。十餘問。尉左右視。盡不能對。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。上所問禽獸簿。甚悉。欲以觀其能。口對響應。無窮者。文帝曰。吏不當若是邪。尉無賴。乃詔釋之拜嗇夫。爲上林令。釋之久之。前曰。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。上曰。長者也。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。上復曰。長者。釋之曰。夫絳侯東陽侯。稱爲長者。此兩人言事。曾不能出口。豈數此嗇

夫謀謀利口捷給哉。且秦以任刀筆之吏。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。然其傲徒文具耳。無惻隱之實。以故不聞其過。陵遲而至於二世。天下土崩。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。臣恐天下隨風靡靡。爭爲口辯而無其實。且下之化上。疾於景響。舉錯不可不審也。文帝曰。善。乃止。不拜。蓄夫上就車。召釋之。參乘徐行。問釋之秦之傲。具以實言。至宮。上拜。釋之爲公車令。頃之。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。不以質言。至宮。上拜。釋之追止太子梁王。無得入殿門。遂劾不下公門。不敬。奏之。薄太后聞之。文帝免冠謝曰。教兒子不謹。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。然後得入。文帝由是奇釋之。拜爲中大夫。頃之。至中郎將。從行至霸陵。居北臨厠。是時慎夫人從。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。此走邯鄲道也。使慎夫人鼓瑟。上自倚瑟而歌。意慘悽悲懷。顧謂羣臣曰。嗟乎。以北山石爲柶。用紆絮漸陳。薰漆其間。

豈可動哉。左右皆曰。善。釋之前進曰。使其中有可欲者。雖錮南山。猶有郤。使其中無可欲者。雖無石椁。又何戚焉。文帝稱善。其後拜釋之爲廷尉。頃之。上行出中涓橋。有一人從橋下走出。乘輿馬驚。於是使騎捕。風之。廷尉釋之治問曰。縣人來。聞蹕。匿橋下。久之。以爲行已過。卽出。見乘輿車騎。卽走耳。廷尉奏當。一人犯蹕。當罰金。文帝怒曰。此人親驚吾馬。吾馬賴柔和。令他馬。固不敗傷我乎。而廷尉乃當之罰金。釋之曰。法者。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。今法如此。而更重之。是法不信於民也。且方其時。上使立誅之則已。今既下廷尉。廷尉天下之平也。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輕重。民安所錯其手足。唯陛下察之。良久。上曰。廷尉當是也。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。捕得。文帝怒。下廷尉。廷尉治。釋之案律。盜宗廟服御物者。爲奏。奏當棄市。上大怒曰。人之無道。乃盜先帝廟器。吾屬廷尉者。欲

致族之。而君以法奏之。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。釋之免冠頓首謝曰。法如是足也。且罪等。然以逆順爲差。今盜宗廟器而族之。有如萬分之一。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。陛下何以加其法乎。久之。文帝與太后言之。乃許廷尉。當是時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見釋之持議平。乃結爲親友。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。後文帝崩。景帝立。釋之恐稱病。欲免去。懼大誅。至欲見謝。則未知何如。用王生計。卒見謝。景帝不過也。王生者。善爲黃老言。處士也。嘗召居廷中。三公九卿盡會立。王生老人曰。吾鞮解。願謂張廷尉爲我結鞮。釋之跪而結之。既已。人或謂王生曰。獨奈何廷辱張廷尉。使跪結鞮。王生曰。吾老且賤。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。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。吾故聊辱廷尉。使跪結鞮。欲以重之。諸公聞之。賢王生而重張廷尉。張廷尉事景帝歲餘。爲淮南王相。猶尙以前過也。

久之。釋之卒。其子曰張掣。字長公。官至大夫。免。以不能取容當世。故終身不仕。

馮唐者。其大父趙人。父徙代。漢興。徙安陵。唐以孝著。爲中郎署長。事文帝。文帝輦過。問唐曰。父老。何自爲郎。家安在。唐具以實對。文帝曰。吾居代時。吾尙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。戰於鉅鹿下。今吾每飯。意未嘗不在鉅鹿也。父知之乎。唐對曰。尙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。上曰。何以。唐曰。臣大父在趙時。爲官卒將。善李牧。臣父故爲代相。善趙將李齊。知其爲人也。上既聞廉頗李牧爲人良。說而搏脾曰。嗟乎。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爲吾將。吾豈憂匈奴哉。唐曰。主臣。陛下雖得廉頗李牧。弗能用也。上怒。起入禁中。良久。召唐讓曰。公柰何。乘辱我。獨無間處乎。唐謝曰。鄙人不知忌諱。當是之時。匈奴新大入朝那。殺北地都尉昂。上以胡寇爲意。乃卒復

問唐曰。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。唐對曰。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。跪而推轂曰。闔以內者寡人制之。闔以外者將軍制之。軍功爵賞皆決於外。歸而奏之。此非虛言也。臣大父言李牧爲趙將。居邊。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。賞賜決於外。不從中擾也。委任而責成功。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。遣選車千三百乘。殺騎萬三千。百金之士十萬。是以北逐單于。破東胡。滅澹林。西抑氐秦。南支韓魏。當是之時。趙幾霸。其後會趙王遷立。其母倡也。王遷立。乃用郭開讒。卒誅李牧。令顏聚代之。是以兵破士北。爲秦所禽滅。今臣竊聞魏尙爲雲中守。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。私養錢。五日一椎牛饗賓客。軍吏舍人。是以匈奴遠避。不近雲中之塞。虜曾一入。尙率車騎擊之。所殺甚衆。夫士卒盡家人子。起田中。從軍。安知尺籍伍符。終日力戰。斬首捕虜。上功莫府。一言不相應。文吏以法繩之。其賞不

行。而吏奉法必用。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。賞太輕。罰太重。且雲中守魏尙坐上功首虜差六級。陛下下之吏。削其爵。罰作之。由此言之。陛下雖得廉頗李牧。弗能用也。臣誠愚觸忌諱。死罪死罪。文帝說。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尙。復以爲雲中守。而拜唐爲車騎都尉。主中尉及郡國車士。七年。景帝立。以唐爲楚相。免。武帝立。求賢良。舉馮唐。唐時年九十餘。不能復爲官。乃以唐子馮遂爲郎。遂字王孫。亦奇士。與余善。

太史公曰。張季之言長者。守法不阿意。馮公之論將率。有味哉。有味哉。語曰。不知其人。視其友。二君之所稱誦。可著廊廟。書曰。不偏不黨。王道蕩蕩。不黨不偏。王道便便。張季馮公近之矣。

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

萬石君名奮。其父趙人也。姓石氏。趙凶徙居溫。高祖東擊項籍。過河內。時奮年十五。為小吏。侍高祖。高祖與語。愛其恭敬。問曰。若何有。對曰。奮獨有母。不幸失明。家貧。有姊能鼓琴。高祖曰。若能從我乎。曰。願盡力。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。以奮為中涓。受書謁。徙其家長安中戚里。以姊為美人故也。其官至孝文時。積功勞。至中大夫。無文學。恭謹無與比。文帝時。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。免。傅可為傅者。皆推奮。奮為太子太傅。及孝景即位。以為九卿。迫近憚之。徙奮為諸侯相。奮長子建。次子甲。次子乙。次子慶。皆以馴行孝謹。官皆至二千石。於是景帝曰。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。人臣尊寵。乃集其門。號奮為萬石君。孝景帝季年。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子家。以歲時為朝臣。過宮門關。萬石君必下車趨。見路馬必式。

焉。子孫為小吏。來歸謁。萬石君必朝服見之。不名。子孫有過失。不譙讓。為便坐。對案不食。然後諸子相責。因長老肉袒固謝罪。改之。乃許。子孫勝冠者在側。雖燕居。必冠。申申如也。僮僕所訴如也。唯謹。上時賜食於家。必稽首俯伏而食之。如在上前。其執喪。哀戚甚悼。子孫遵教。亦如之。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。雖齊魯諸儒質行。皆自以為不及也。建元二年。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。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。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。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。少子慶為內史。建老白首。萬石君尚無恙。建為郎中令。每五日洗沐。歸謁親。入子舍。竊問侍者。取親中裙廁。身自浣滌。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。以為常。建為郎中令。事有可言。屏人恣言。極切。至廷見。如不能言者。是以上乃親尊禮之。萬石君徙居陵里。內史慶辭歸。入外門。不下車。萬石君聞之。不食。慶恐。肉袒請罪。不

許。舉宗及兄建肉袒。萬石君讓曰。內史貴人。入閭里。里中長老皆走匿。而內史坐車中自如。固當。乃謝罷慶。慶及諸子弟入里門。趨至家。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。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。扶杖乃能行。歲餘建亦死。諸子孫咸孝。然建最甚。甚於萬石君。建爲郎中令。書奏事。事下。建讀之曰。誤。書馬字與尾當五。今乃四。不足一。上聽死矣。甚惶恐。其爲謹慎。雖他皆如是。萬石君少子慶爲太僕。御出。上問車中幾馬。慶以策數馬。舉手曰。六馬。慶於諸子中。最爲簡易矣。然猶如此。爲齊相。舉齊國。皆慕其家行。不言而齊國大治。爲立石相祠。元狩元年。上立太子。選群臣可爲傅者。慶自沛守。爲太子太傅。七歲。遷爲御史大夫。元鼎五年秋。丞相有罪罷。制詔御史。萬石君先帝尊之。子孫孝。其以御史大夫慶爲丞相。封爲收丘侯。是時漢方南誅兩越。東擊朝鮮。北逐匈奴。西伐大宛。中國多事。

天子巡狩海內。修上古神祠。封禪。興禮樂。公家用少。桑弘羊等致利。王溫舒之風峻。法兒寬等推文學。至九卿更進用事。事不關決於丞相。丞相醇謹而已。在位九歲。無能有所匡言。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。九卿減宣罪。不能服。反受其過。贖罪。元封四年中。關東流民二百萬口。無名數者四十萬。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。上以爲丞相老謹。不能與其議。乃賜丞相告歸。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爲請者。丞相慙不任職。乃上書曰。慶幸得待罪丞相。罷歸。無以輔治。城郭倉庫空虛。民多流亡。罪當伏斧質。上不忍致法。願歸丞相侯印。乞骸骨歸。避賢者道。天子曰。倉庫既空。民貧流亡。而君欲請徙之。搖蕩不安。動危之。而辭位。君欲安歸難乎。以書讓慶。慶甚慙。遂復視事。慶文深審謹。然無他大略。爲百姓言。後三歲餘。太初二年中。丞相慶卒。謚爲恬侯。慶中子德。慶愛用之。上以德爲嗣。

代侯。後爲太常。坐法當死。贖免爲庶人。慶方爲丞相。諸子孫爲吏。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。及慶死。後稍以罪去。孝謹益衰矣。

建陵侯衛綰者。代大陵人也。綰以戲車爲郎。事文帝。功次遷爲中郎將。醇謹無他。孝景爲太子時。召上左右飲。而綰稱病不行。文帝且崩時。屬孝景曰。綰長者。善遇之。及文帝崩。景帝立。歲餘。不譙呵綰。綰日以謹力。景帝幸上林。詔中郎將參乘。還而問曰。君知所以得參乘乎。綰曰。臣從車士。幸得以功次遷爲中郎將。不自知也。上問曰。吾爲太子時。召君。君不肯來。何也。對曰。死罪。實病。上賜之劍。綰曰。先帝賜臣劍。凡六劍。不敢奉詔。上曰。劍人之所施易。獨至今乎。綰曰。具在上。使取六劍。劍尙盛。未嘗服也。郎官有譴。常蒙其罪。不與他將爭。有功。常讓。他將。上以爲廉。忠實。無他腸。乃拜綰爲河間王太傅。吳楚反。詔綰爲將。將河間兵。擊吳楚。有功。拜爲中尉。

歲。以軍功。孝景前六年中。封綰爲建陵侯。其明年。上廢太子。誅栗卿之屬。上以爲綰長者。不忍。乃賜綰告歸。而使郵都治捕栗氏。既已上立膠東王爲太子。召綰拜爲太子太傅。久之。遷爲御史大夫。五歲。代桃侯舍爲丞相。朝奏事如職所奏。然自初官以至丞相。終無可言。天子以爲敦厚。可相。少主尊寵之。賞賜甚多。爲丞相三歲。景帝崩。武帝立。建元年中。丞相以景帝疾時。諸官囚。多坐不辭者。而君不任職。免之。其後綰卒。子信代。坐酎金失侯。

塞侯直不疑者。南陽人也。爲郎事文帝。其同舍有告歸。誤持同舍郎金去。已而金主覺。妄意不疑。不疑謝有之。買金償。而告歸者來而歸金。而前郎亡金者大怒。以此稱爲長者。文帝稍舉。稍遷至太中大夫。朝廷見人。或毀曰。不疑狀貌甚美。然獨無奈其善盜嫂。何也。不疑聞曰。我乃無兄。然終不自明也。吳楚反時。不疑以二千石

將兵擊之。景帝後元年。拜為御史大夫。天子修吳楚時功。乃封不疑為塞侯。武帝建元年中。與丞相綰俱以過免。不疑學老子言。其所臨為官如故。唯恐人知其為吏跡也。不好立名稱。稱為長者。不疑卒。子相如代。孫望。坐酎金失侯。

郎中令周文者。名仁。其先故任城人也。以醫見。景帝為太子時。拜為舍人。積功稍遷。孝文帝時。至太中大夫。景帝初即位。拜仁為郎中令。仁為人。陰重不泄。常衣敝補衣。襦袴。期為不潔。清。以是得幸。景帝入臥內。於後宮祕戲。仁常在旁。至景帝崩。仁尚為郎中令。終無所言。上時問人。仁曰。上自察之。然亦無所毀。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。家徙陽陵。上所賜甚多。然常讓不敢受也。諸侯群臣賂遺。終無所受。武帝立。以為先帝臣。重之。仁乃病免。以二千石祿歸老。子孫咸至大官矣。

御史大夫張叔者。名歐。安丘侯說之庶子也。孝文時。以治刑名言。事太子。然歐雖治刑名家。其人長者。景帝時。尊重。常為九卿。至武帝元朔四年。韓安國免。詔拜歐為御史大夫。自歐為吏。未嘗言案人。專以誠長者處官。官屬以為長者。亦不敢大欺。上具獄。事有可卻。卻之。不可者。不得已。為涕泣面對而封之。其愛人如此。老病篤。請免。於是天子亦策罷。以上大夫祿歸老子家。家於陽陵。子孫咸至大官矣。

太史公曰。仲尼有言曰。君子欲訥於言。而敏於行。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。是以其教不肅而成。不嚴而治。塞侯微巧。而周文處調。君子譏之。為其近於佞也。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。

田叔者。趙陘城人也。其先齊田氏苗裔也。叔喜劍。學黃老術於樂
巨公所。叔爲人刻廉自喜。喜游諸公。趙人舉之。趙相趙午。午言之
趙王張敖所。趙王以爲郎中。數歲。切直廉平。趙王賢之。未及遷。會
陳豨反。代漢七年。高祖往誅之。過趙。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。禮恭
甚。高祖箕踞罵之。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。謂張王曰。王事
上禮備矣。今遇王如是。臣等請爲亂。趙王怒。指出血曰。先人失國。
微陛下。臣等當蟲出。公等奈何言若是。毋復出口矣。於是貫高等
曰。王長者不倍德。卒私相與謀弑上。會事發覺。漢下詔捕趙王。及
群臣反者。於是趙午等皆自殺。唯貫高就繫。是時漢下詔書。趙有
敢隨王者。舉三族。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。赭衣自髡鉗。稱王家奴。
隨趙王敖至長安。貫高事明白。趙王敖得出。廢爲宜平侯。乃進言

田叔等十餘人。上盡召見。與語。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。上說。盡拜
爲郡守諸侯相。叔爲漢中守。十餘年。會高后崩。諸呂作亂。大臣誅
之。立孝文帝。孝文帝既立。召田叔問之曰。公知天下長者乎。對曰。
臣何足以知之。上曰。公長者也。宜知之。叔頓首曰。故雲中守孟舒。
長者也。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。雲中尤甚。免。上曰。先帝置孟
舒雲中。十餘年矣。虜曾一入。孟舒不能堅守。毋故。士卒戰死者數
百人。長者固殺人乎。公何以言孟舒爲長者也。叔叩頭對曰。是乃
孟舒所以爲長者也。夫貫高等謀反。上下明詔。趙有敢隨張王罪
三族。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。欲以身死之。豈自知爲雲
中守哉。漢與楚相距。士卒罷敝。匈奴冒頓新服北夷。來爲邊害。孟
舒知士卒罷敝。不忍出言。士卒臨城死敵。如子爲父。弟爲兄。以故
死者數百人。孟舒豈敢驅戰之哉。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。於是

上曰。賢哉孟舒。復召孟舒以爲雲中守。後數歲。叔坐法失官。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。景帝召田叔案梁。具得其事。還報。景帝曰。梁有之乎。叔對曰。死罪有之。上曰。其事安在。田叔曰。上毋以梁事爲也。上曰。何也。曰。今梁王不伏誅。是漢法不行也。如其伏法。而太后食不甘味。臥不安席。此憂在陛下也。景帝大賢之。以爲魯相。魯相初到。民自言相。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。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。各笞五十。餘各搏二十。怒之曰。王非若主邪。何自敢言若主。魯王聞之。大怒。發中府錢使相償之。相曰。王自奪之。使相償之。是王爲惡。而相爲善也。相毋與償之。於是王乃盡償之。魯王好獵。相常從入苑中。王輒休相就館舍。相出。常暴坐待王苑外。王數使人請相休。終不休。曰。我王暴露苑中。我獨何爲就舍。魯王以故不大出游。數年。叔以官卒。魯以百金祠。少子仁不受也。曰。不以百金傷先人

名。仁以壯健爲衛將軍舍人。數從擊匈奴。衛將軍進言仁。仁爲郎中。數歲。爲二千石。丞相長史失官。其後使刺舉三河。上東巡。仁奏事有辭。上說。拜爲京輔都尉。月餘。上遷拜爲司直。數歲。坐太子事。時左丞相自將兵。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。坐縱太子。下吏誅死。仁發兵。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。仁族死。涇城今在中山國。太史公曰。孔子稱曰。居是國。必聞其政。田叔之謂乎。義不忘賢。明主之美。以救過。仁與余善。余故并論之。

褚先生曰。臣爲郎時。聞之曰。田仁故與任安相善。任安。滎陽人也。少孤。貧困。爲人將車之長安。留求事爲小吏。未有因緣也。因占著名數。家於武功。武功。扶風西界小邑也。谷口。蜀剗道近山。安以爲武功小邑。無瘳。易高也。安留代人爲求盜亭父。後爲亭長。邑中人民俱出獵。任安常爲人分麋鹿雉兔。部署老小當壯劇。

易處。衆人皆喜曰。無傷也。任少卿。分別平。有智略。明日復合會。會者數百人。任少卿曰。某子甲何爲不來乎。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。其後除爲三老。舉爲親民。出爲三百石長。治民。坐上行出游。共帳不辦。斥免。乃爲衛將軍舍人。與田仁會。俱爲舍人。居門下。同心相愛。此二人家貧。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。家監使發惡鬻馬。兩人同牀臥。任竊言曰。不知人哉家監也。任安曰。將軍尙不知人。何乃家監也。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。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。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。主家皆怪而惡之。莫敢呵。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。以爲郎。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。令具鞍馬絳衣。玉貝劍。欲入奏之。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。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。以示趙禹。趙禹以次問之。十餘人無一人習事。有智略者。趙禹曰。吾聞之。將門之下。必有將類。傳

曰。不知其君。視其所使。不知其子。視其所友。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。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。今徒取富人子。上之。又無智略。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。將奈之何。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。以次問之。得田仁任安曰。獨此兩人可耳。餘無可用者。衛將軍見此兩人貧。意不平。趙禹去。謂兩人曰。各自具鞍馬新絳衣。兩人對曰。家貧無用具也。將軍怒曰。今兩君家自爲貧。何爲出此言。鞅鞅。如有移德於我者。何也。將軍不得已。上籍以聞。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。此二人前見。詔問能畧。相推第也。田仁對曰。提桴鼓立軍門。使士大夫樂死戰鬪。仁不及任安。任安對曰。夫決嫌疑。定是非。辯治官。使百姓無怨心。安不及仁也。武帝大笑曰。善。使任安護北軍。使田仁護邊。田毅於河上。此兩人立名天下。其後用任安爲益州刺史。以田仁爲丞相。

長史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
 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懼宜
 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
 父兄弟弟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是時石氏九人為二千
 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
 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
 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為能不畏強禦拜仁為
 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
 城門司直以為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
 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下責丞相何為縱太子
 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關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
 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為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

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
 為任安為佯邪不傳事何也任安答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
 書言之以為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書上聞武帝曰是
 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
 當死之罪甚衆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
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
 禍積為祟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
 可及哉後進者慎戒之

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

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舍客長桑

扁鵲倉公列傳

君過扁鵲獨奇之。常離遇之。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。出入十餘年。乃呼扁鵲私坐。問與語曰。我有禁方。年老欲傳與公。公毋泄。扁鵲曰。敬諾。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。飲是以上池之水。三十日。當知物矣。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。忽然不見。殆非人也。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。視見垣一方人。以此視病。盡見五藏癥結。特以診脈為名耳。為醫或在齊。或在趙。在趙者。名扁鵲。當晉昭公時。諸大夫彊而公族弱。趙簡子為大夫。專國事。簡子疾。五日不知人。大夫皆懼。於是召扁鵲。扁鵲入視病。出。董安于問扁鵲。扁鵲曰。血脈治也。而何怪。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。寤之日。告公孫支與子輿曰。我之帝所甚樂。吾所以久者。適有所學也。帝告我。晉國且大亂。五世不安。其後將霸。未老而死。霸者之子。且令而國男女無別。公孫支書而藏之。秦策於是出。夫獻公之亂。文公之霸。而襄公敗。

秦師於殺而歸。縱淫。此子之所聞。今主君之病與之同。不出三日。必間。間必有言也。居二日半。簡子寤。語諸大夫曰。我之帝所甚樂。與百神遊於鈞天。廣樂九奏萬舞。不類三代之樂。其聲動心。有一熊欲援我。帝命我射之。中熊。熊死。有羆來。我又射之。中羆。羆死。帝甚喜。賜我二笥。皆有副。吾見兒在帝側。帝屬我一羆犬。曰。及而子之壯也。以賜之。帝告我。晉國且世衰。七世而亡。羆姓將大。敗周人於范魁之西。而亦不能有也。董安于受言。書而藏之。以扁鵲言告簡子。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。其後扁鵲過魏。魏太子死。扁鵲至魏宮門下。問中庶子喜方者曰。太子何病。國中治穰過於衆事。中庶子曰。太子病血氣不時。交錯而不得泄。暴發於外。則為中害。精神不能止邪氣。邪氣畜積而不得泄。是以陽緩而陰急。故暴蹙而死。扁鵲曰。其死何如時。曰。鷄鳴至今。曰。收乎。曰。未也。其死未能半日。

也。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。家在於鄒。未嘗得望精光。侍謁於前也。聞太子不幸而死。臣能生之。中庶子曰。先生得無誕之乎。何以言太子可生也。臣聞上古之時。醫有俞跗。治病不以湯液醴灑。鏡石搖引。案杵毒熨。一撥見病之應。因五藏之輸。乃割皮解肌。訣脈結筋。搦髓腦。揲荒爪幕。瀉洗腸胃。漉瀉五藏。練精易形。先生之方能若是。則太子可生也。不能若是而欲生之。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。終日扁鵲仰天歎曰。夫子之為方也。若以管窺天。以鄰視文。越人之為方也。不待切脈。望色。聽聲。寫形。言病之所在。聞病之陽。論得其陰。聞病之陰。論得其陽。病應見於大表。不出千里。決者至衆。不可曲止也。子以吾言為不誠。試入診太子。當聞其耳鳴而鼻張。循其兩股。以至於陰。當尚溫也。中庶子聞扁鵲言。目眩然而不瞋。舌搖然而不下。乃以扁鵲言入報。號君。號君聞之。大驚。出見扁鵲於

中闕曰。竊聞高義之日久矣。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。先生過小國。幸而舉之。偏國寡臣。幸甚。有先生則活。無先生則棄。捐填溝壑。長終而不得反。言未卒。因嘘唏服臆。魂精泄橫。流涕長潛。忽忽承睫。悲不能自止。容貌變更。扁鵲曰。若太子病。所謂尸蹙者也。夫以陽入陰中。動胃絀絡。中經維絡。別下於三焦膀胱。是以陽脈下遂。陰脈上爭。會氣閉而不通。陰上而陽內行。下內鼓而不起。上外絕而不為使。上有絕陽之絡。下有破陰之紐。破陰絕陽之色已廢。脈亂。故形靜如死狀。太子未死也。夫以陽入陰支開藏者生。以陰入陽支開藏者死。凡此數事。皆五藏歷中之時暴作也。良工取之。拙者疑殆。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。以取外三陽五會。有間。太子蘇。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。以入滅之。齊和養之。以更熨兩脇下。太子起坐。更適陰陽。但服湯二旬而復故。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。扁

扁鵲曰。越人非能生死人也。此自當生者。越人能使之起耳。扁鵲過齊。齊桓侯客之。入朝見曰。君有疾在腠理。不治將深。桓侯曰。寡人無疾。扁鵲出。桓侯謂左右曰。醫之好利也。欲以不疾者為功。後五日。扁鵲復見曰。君有疾在血脈。不治恐深。桓侯曰。寡人無疾。扁鵲出。桓侯不悅。後五日。扁鵲復見曰。君有疾在腸胃間。不治將深。桓侯不應。扁鵲出。桓侯不悅。後五日。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。桓侯使人問其故。扁鵲曰。疾之居腠理也。湯熨之所及也。在血脈。鍼石之所及也。其在腸胃。酒醪之所及也。其在骨髓。雖司命無奈之何。今在骨髓。臣是以無請也。後五日。桓侯體病。使人召扁鵲。扁鵲已逃去。桓侯遂死。使聖人預知微。能使良醫得蚤從事。則疾可已。身可活也。人之所病。病疾多。而醫之所病。病道少。故病有六不治。駢詘不論於理。一不治也。輕身重財。二不治也。衣食不能適。三不

治也。陰陽并。藏氣不定。四不治也。形羸不能服藥。五不治也。信巫不信醫。六不治也。有此一者。則重難治也。扁鵲名聞天下。過邯鄲。聞貴婦人。即為帶下醫。過維陽。聞周人愛老人。即為耳目瘖醫。來入咸陽。聞秦人愛小兒。即為小兒醫。隨俗為變。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。使人刺殺之。至今天下言脈者。由扁鵲也。

太倉公者。齊太倉長。臨菑人也。姓淳于氏。名意。少而喜醫方術。高后八年。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。慶年七十餘。無子。使意盡去其故方。更悉以禁方予之。傳黃帝扁鵲之脈書。五色診病。知人死生。決嫌疑。定可治。及藥論。甚精。受之三年。為人治病。決死生。多驗。然左右行游諸侯。不以家為家。或不為人治病。病家多怨之者。文帝四年中。人上書言意。以刑罪。當傳西之長安。意有五女。隨而泣。意怒罵曰。生子不生男。緩急無可使者。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。

乃隨父西。上書曰。妾父為吏。齊中稱其廉平。今坐法當刑。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。而刑者不可復續。雖欲改過自新。其道莫由。終不可得。妾願入身為官婢。以贖父刑罪。使得改行自新也。書聞。上悲其意。此歲中。亦除肉刑法。意家居。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。主名為誰。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。及所能治病者。有其書。無有。皆安受學。受學幾何歲。嘗有所驗。何縣里人也。何病。醫藥已其病之狀。皆何如。其悉而對。臣意對曰。自意少時。喜醫藥。醫藥方。試之多不驗者。至高后八年。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。慶年七十餘。意得見事之。謂意曰。盡去而方書。非是也。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。五色診病。知人生死。決嫌疑。定可治。及藥論書。甚精。我家給富。心愛公。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。臣意即曰。幸甚。非意之所敢望也。臣意即避席再拜。謁受其脈書上下經。五

色診。奇咳術。揆度陰陽外變。藥論石神。接陰陽禁書。受讀解驗之。可一年所。明歲即驗之。有驗。然尙未精也。要事之三年所。即嘗已為人治診病。決死生。有驗。精良。今慶已死十年所。臣意年盡三年。年三十九歲也。

齊侍御史成。自言病頭痛。臣意診其脈。告曰。君之病。惡不可言也。即出。獨告成弟昌曰。此病疽也。內發於腸胃之間。後五日。當瘳。後八日。嘔膿死。成之病。得之飲酒且內。成即如期死。所以知成之病者。臣意切其脈。得肝氣。肝氣濁而靜。此內關之病也。脈法曰。脈長而弦。不得代。四時者。其病主在於肝。和。即經主病也。代。則絡脈有過。經主病和者。其病得之筋髓裏。其代絕而脈貴者。病得之酒且內。所以知其後五日而瘳。八日嘔膿死者。切其脈時。少陽初代。代者經病。病去過人。人則去絡。脈主病。當其時。少陽初關一分。

故中熱而膿未發也。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。及八日則嘔膿死。故上二分而膿發。至界而瘳。盡泄而死。熱上則蒸陽明。爛流絡。流絡動。則脈結發。脈結發。則爛解。故絡交熱。氣已上行。至頭而動。故頭痛。

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。召臣意診。切其脈。告曰。氣兩病。病使人煩滿。食不下。時嘔沫。病得之少憂。數忤食飲。臣意即為之作下氣湯以飲之。一日氣下。二日能食。三日即病愈。所以知小子之病者。診其脈。心氣也。濁躁而經也。此絡陽病也。脈法曰。脈來數。病去難。而不一者。病主在心。周身熱。脈盛者為重陽。重陽者邊心主。故煩。惡食不下。則絡脈有過。絡脈有過。則血上出。血上出者死。此悲心所生也。病得之憂也。齊郎中令循病。衆醫皆以為蹙。人中而刺之。臣意診之曰。湧疝也。令人不得前後洩。循曰。不得前後洩三日矣。

臣意飲以火齊湯。一飲得前洩。再飲大洩。三飲而疾愈。病得之內。所以知循病者。切其脈時。右口氣急。脈無五臟氣。右口脈大而數。數者。中下熱而湧。左為下。右為上。皆無五臟應。故曰湧疝。中熱。故溺赤也。

齊中御府長信病。臣意入診其脈。告曰。熱病氣也。然暑汗。脈少衰。不死。曰。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。已則熱。信曰。唯。然。往冬時。為王使於楚。至莒縣陽周水。而莒橋梁頰壞。信則擊車轅。未欲渡也。馬驚即墮。信身入水中。幾死。吏即來救。信出之水中。衣盡濡。有間而身寒。已熱如火。至今不可以見寒。臣意即為之液湯火齊。遂熱。一飲。汗盡。再飲。熱去。三飲。病已。即使服藥。出入二十日。身無病者。所以知信之病者。切其脈時。并陰。脈法曰。熱病陰陽交者死。切之不交。并陰。并陰者。脈順清而愈。其熱雖未盡。猶活也。腎氣有時間。

濁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。腎固主水。故以此知之。失治一時。即轉為寒熱。

齊王太后病。召臣意入診脈。曰。風痺客。難於大小溲。溺赤。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。即前後溲。再飲。病已。溺如故。病得之流汗出。溲者。去衣而汗晞也。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。臣意診其脈。切其太陰之口溼然。風氣也。脈法曰。沈之而大堅。浮之而大緊者。病主在腎。腎切之而相反也。脈大而躁。大者。膀胱氣也。躁者。中有熱而溺赤。

齊章武里曹山跗病。臣意診其脈。曰。肺消瘵也。加以寒熱。即告其人曰。死。不治。適其共養。此不當醫。治法曰。後三日而當狂。妄起行。欲走。後五日死。即如期死。山跗病。得之盛怒而以接內。所以知山跗之病者。臣意切其脈。肺氣熱也。脈法曰。不平不鼓。形弊。此五藏

高之遺數以經病也。故切之時。不平而代。不平者。血不居其處。代者。時參擊並至。乍躁乍大也。此兩絡脈絕。故死不治。所以加寒熱者。言其人尸奪。尸奪者。形弊。形弊者。不當關灸鏡石。及飲毒藥也。臣意未往診時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。灸其足少陽脈口。而飲之半夏丸。病者即泄注。腹中虛。又灸其少陰脈。是壞肝剛絕深。如是重損病者。氣以故加寒熱。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。肝一絡連屬結絕。乳下陽明。故絡絕。開陽明脈。陽明脈傷。即當狂走。後五日死者。肝與心相去五分。故曰五日盡。盡即死矣。

齊中尉潘滿如病。少腹痛。臣意診其脈。曰。遺積瘕也。臣意即謂齊太僕臣饒。內史臣繇。曰。中尉不復自止於內。則三十日死。後二十餘日。溲血死。病得之酒且內。所以知潘滿如病者。臣意切其脈。深小弱。其卒然合也。是脾氣也。右脈口氣至緊小。見瘕氣也。以次

相乘。故三十日死。三陰俱搏者。如法。不俱搏者。決在急期。一搏一代者。近也。故其三陰搏。沒血如前止。
 陽虛。疾相趙章病。召臣意。衆醫皆以爲寒中。臣意診其脈。曰。迴風。迴風者。飲食下噤。而嘔出不留。法曰五日死。而後十日乃死。病得之酒。所以知趙章之病者。臣意切其脈。脈來滑。是內風氣也。飲食下噤。而嘔出不留者。法五日死。皆爲前分界法。後十日乃死。所以過期者。其人嗜粥。故中藏實。中藏實。故過期。師言曰。安穀者過期。不安穀者不及期。

濟北王病。召臣意診其脈。曰。風厥胸滿。卽爲藥酒。盡三石。病已。得之汗出伏地。所以知濟北王病者。臣意切其脈時。風氣也。心脈濁。病法過入其陽。陽氣盡而陰氣入。陰氣入張。則寒氣上而熱氣下。故胃滿。汗出伏地者。切其脈。氣陰。陰氣者。病必入中。出及澆水也。」

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。衆醫皆以爲風入中。病主在肺。刺其足少陽脈。臣意診其脈。曰。病氣疝客於膀胱。難於前後溲。而溺赤。病見寒氣。則遺溺。使人腹腫。出於病。得之欲溺不得。因以接內。所以知出於病者。切其脈大而實。其來難。是厥陰之動也。脈來難者。疝氣之客於膀胱也。腹之所以腫者。言厥陰之絡結小腹也。厥陰有過。則脈結動。動則腹腫。臣意卽灸其足厥陰之脈。左右各一所。卽不遺溺。而溲清。小腹痛止。卽更爲火齊湯以飲之。三日而疝氣散。卽愈。」

故濟北王阿母。自言足熱而漣。臣意告曰。熱厥也。則刺其足心各三所。案之。無出血。病旋已。病得之飲酒大醉。濟北王召意診脈。諸女子侍者。至女子豎。豎無病。臣意告永巷長曰。豎傷脾不可勞。法當春噎血死。臣意言王曰。才人女子豎何能。王曰。是好爲方。多伎

能爲所是案。法新。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。曹偶四人。王曰。得毋有病乎。臣意對曰。豎病重。在死法中。王召視之。其顏色不變。以爲不然。不買諸侯所。至春。豎奉劍從王之圃。王去。豎後。王令人召之。卽仆於圃。嘔血死。病得之流汗。流汗者同法。病內重。毛髮而色澤。脈不衰。此亦關內之病也。

齊中大夫病。鬪齒。臣意灸其左大陽明脈。卽爲苦參湯。日嗽三升。出入五六日。病已。得之風。及臥開口。食而不嗽。

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。來召臣意。臣意往。飲以葺礪藥一撮。以酒飲之。旋乳。臣意復診其脈。而脈躁。躁者有餘病。卽飲以消石一齊。出血。血如豆。比五六枚。

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。臣意見之。食闔門外。望其色。有病氣。臣意卽告宦者平。平好爲脈。學臣意所。臣意卽示之。舍人奴病。告之

曰。此傷脾氣也。當至春。鬪塞不通。不能食飲。法至夏。泄血死。宦者平卽往告相曰。君之舍人奴有病。病重。死期有日。相君曰。卿何以知之。曰。君朝時入宮。君之舍人奴盡食闔門外。平與倉公立。卽示平曰。病如是者死。相卽召舍人。闔而謂之曰。公奴有病。不。舍人曰。奴無病。身無痛者。至春。果病。至四月。泄血死。所以知奴病者。脾氣周乘五藏。傷部而交。故傷脾之色也。望之殺然黃。察之如死青之茲。衆醫不知。以爲大蟲。不知傷脾。所以至春死病者。胃氣黃。黃者。土氣也。土不勝木。故至春死。所以至夏死者。脈法曰。病重而脈順清者。曰內關。內關之病。人不知其所痛。心急然無苦。若加以一病。死中春。一愈順。及一時。其所以四月死者。診其人時愈順。愈順者。人尙肥也。奴之病。得之流汗。數出。灸於火。而以出見大風也。

菑川王病。召臣意診脈。曰。嗽上。爲重頭痛。身熱。使人煩懣。臣意卽

以寒水拊其頭。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。病旋已。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。診如前。所以嘔。頭熱至肩。

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。召臣意。諸客坐。未上食。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。告曰。君有病。往四五日。君要脅痛。不可俛仰。又不得小溲。不亟治。病即入滯腎。及其未舍五藏。急治之。病方今客腎滯。此所謂腎痹也。宋建曰。然。建故有要脅痛。往四五日。天雨。黃氏諸情見。建家京下方石。即弄之。建亦欲效之。効之。不能起。即復置之。暮。要脅痛。不得溺。至今不愈。建病得之好持重。所以知建病者。臣意見其色。太陽色乾。腎部上及界。要以下者。枯四分所。故以往四五日。知其發也。臣意即為柔湯。使服之。十八日所而病愈。濟北王侍者韓女病。要背痛。寒熱。衆醫皆以為寒熱也。臣意診脈曰。內寒。月事不下也。即竄以藥。旋下。病已。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

得也。所以知韓女之病者。診其脈。時切之。腎脈也。澁而不屬。澁而不屬者。其來難堅。故曰。月不下。肝脈弦。出左口。故曰。欲男子不可得也。

臨菑汜里女子溲吾病甚。衆醫皆以為寒熱篤。當死。不治。臣意診其脈曰。蠅瘕。蠅瘕為病。腹大。上膚黃。循之戚戚然。臣意飲以芫華一撮。即出。蠅可數升。病已。三十日如故。病蠅得之於寒溼。寒溼氣宛。篤不發。化為蟲。臣意所以知寒溲吾病者。切其脈。循其尺。其尺索刺癰。而毛美奉髮。是蟲氣也。其色澤者。中藏無邪氣及重病。

齊淳于司馬病。臣意切其脈。告曰。當病迴風。迴風之狀。飲食下墜。輒後之。病得之他食而疾走。淳于司馬曰。我之王家食馬肝。食他甚。見酒來。即走去。驅疾。至舍。即泄數十出。臣意告曰。為火齊米汁飲

之七八日而當愈。時醫秦信在旁。臣意去。信謂左右閣都尉曰。意以淳于司馬病爲何。曰。以爲迴風。可治。信卽笑曰。是不知也。淳于司馬病。法當後九日死。卽後九日不死。其家復召臣意。臣意往。問之。盡如意診。臣卽爲一火齊米汁。使服之。七八日病已。所以知之者。診其脈時切之。盡如法。其病順。故不死。齊中郎破石病。臣意診其脈。告曰。肺傷。不治。當後十日丁亥。洩血死。卽後十一日。洩血而死。破石之病。得之墮馬。僵石上。所以知破石之病者。切其脈。得肺陰氣。其來散。數道至而不一也。色又乘之。所以知其墮馬者。切之。得番陰脈。番陰脈入虛裏。乘肺脈。肺脈散者。固色變也。乘之。所以不中期死者。師言曰。病者安穀卽過期。不安穀則不及期。其人嗜黍。黍主肺。故過期。所以洩血者。診脈法曰。病養喜陰處者。順死。喜養陽處者。逆死。其人喜自靜。不躁。又久安坐。伏几而寐。故血下泄。

齊王侍醫遂病。自練五石服之。臣意往過之。遂謂意曰。不肖有病。幸診遂也。臣意卽診之。告曰。公病中熱。論曰。中熱不洩者。不可服五石。石之爲藥。精悍。公服之。不得數洩。頭勿服。色將發臃。遂曰。扁鵲曰。陰石以治陰病。陽石以治陽病。夫藥石者。有陰陽水火之齊。故中熱卽爲陰石。柔齊治之。中寒卽爲陽石。剛齊治之。臣意曰。公所論遠矣。扁鵲雖言若是。然必審診。起度量。立規矩。稱權衡。合色脈。表裏有餘不足。順逆之法。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。乃可以論。論曰。陽疾處內。陰形應外者。不加悍藥及鑱石。夫悍藥入中。則邪氣辟矣。而宛氣愈深。診法曰。二陰應外。一陽接內者。不可以剛藥。剛藥入。則動陽。陰病益衰。陽病益著。邪氣流行。爲重困於愈。忿發爲疽。意告之後百餘日。果爲疽發乳上。入缺盆死。此謂論之大體也。必有經紀。拙工有一不習。文理陰陽失矣。

齊王故為陽虛侯時。病甚。衆醫皆以為嘔。臣意診脈。以為癰。根在右脅下。大如覆杯。令人喘逆氣。不能食。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。六日氣下。即令更服丸藥。出入六日。病已。病得之內。診之時。不能識其經解。大識其病所在。

臣意常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。開方自言以為不病。臣意謂之病苦沓風。三歲四支不能自用。使人瘠。瘠即死。今開其四支不能。瘠而未死也。病得之數飲酒。以見大風氣。所以知成開方病者。診之。其脈法奇咳言曰。藏氣相反者死。切之。得腎反肺。法曰。三歲死也。

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。臣意診脈曰。牡疝。牡疝在鬲下。上連肺。病得之內。臣意謂之慎毋為勞力事。為勞力事。則必嘔血死。處後蹴踘。要燧寒。汗出多。即嘔血。臣意復診之曰。當旦日日夕死。即死。病

得之內。所以知項處病者。切其脈。得番陽。番陽入虛裏處。旦日死。一番一絡者。牡疝也。臣意曰。他所診期決死生。及所治已病衆多。久頗忘之。不能盡識。不敢以對。

問臣意所診治病。病名多同而診異。或死或不死。何也。對曰。病名多相類。不可知。故古聖人為之脈法。以起度量。立規矩。懸權衡。案繩墨。調陰陽。別人之脈。各名之。與天地相應。參合於人。故乃別百病以異之。有數者皆異之。無數者同之。然脈法不可勝驗。診疾人以度異之。乃可別同名。命病主在所居。今臣意所診者。皆有診籍。所以別之者。臣意所受師方適成。師死。以故表籍所診。期決死生。觀所失所得者。合脈法。以故至今知之。

問臣意曰。所期病決死生。或不應期。何故。對曰。此皆飲食喜怒不節。或不當飲藥。或不當鍼灸。以故不中期死也。

問臣意。意方能知病死生。論藥用所宜。諸侯王大。臣有嘗問意者。不及文王病時。不求意診治。何故。對曰。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。皆使人來召臣意。臣意不敢往。文王病時。臣意家貧。欲為人治病。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。故移名數左右。不修家生。出行游國中。問善為方數者事之久矣。見事數師。悉受其要事。盡其方書意。及解論之。身居陽虛侯國。因事侯。侯入朝。臣意從之。長安。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。

問臣意。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。臣意對曰。不見文王病。然竊聞文王病喘。頭痛。目不明。臣意心論之。以為非病也。以為肥而蓄精。身體不得搖。骨肉不相任。故喘。不當醫治。脈法曰。年二十。脈氣當趨。年三十。當疾步。年四十。當安坐。年五十。當安臥。年六十。已上。氣當大黃。文王年未滿二十。方脈氣之趨也。而徐之。不應天道四

時。後聞醫灸之。即篤。此論病之過也。臣意論之。以為神氣爭而邪氣入。非年少所能復之也。以故死。所謂氣者。當調飲食。擇晏日。車步廣志。以適筋骨肉血脈。以瀉氣。故年二十。是謂易貧。法不當砭灸。砭灸至氣透。

問臣意。師慶安受之。聞於齊諸侯。不。對曰。不知慶所師受。慶家富。善為醫。不肯為人治病。當以此故不聞。慶又告臣意曰。慎毋令我子孫知。若學我方也。

問臣意。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。欲悉效意方。對曰。臣意不聞師慶為方善也。意所以知慶者。意少時。好諸方事。臣意試其方。皆多驗。精良。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為古傳方。臣意即往謁之。得見事之。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。臣意悉受書之。臣意欲盡受他精方。公孫光曰。吾方盡矣。不為愛公所。吾身已衰。無所復事之。是吾年

少所愛妙方也。悉與公。毋以教人。臣意曰。得見事侍公前。悉得禁方。幸甚。意死不敢妄傳人。居有間。公孫光問處。臣意深論方。見言百世為之精也。師光喜曰。公必為國工。吾有所善者皆疏。同產處臨菑。善為方。吾不若。其方甚奇。非世之所聞也。吾年中時。嘗欲受其方。楊中倩不肯。曰。若非其人也。胥與公往見之。當知公喜方也。其人亦老矣。其家給富。時者未往。會慶子男般來獻馬。因師光奏馬王所。意以故得與般善。光又屬意於般。曰。意好數。公必謹遇之。其人聖儒。即為書。以意屬陽慶。以故知慶。臣意事慶謹。以故愛意也。

問臣意曰。吏民嘗有事學意方。及畢盡得意方。不何縣里人。對曰。臨菑人宋邑。邑學。臣意教以五診。歲餘。濟北王遣大醫高期王禹。學。臣意教以經脈高下。及奇絡結。當論俞所居。及氣當上下出入。邪逆順。以宜鑱石。定從灸處。歲餘。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。正方。臣意教以案法。逆順。論藥法。定五味。及和齊湯法。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脈。來學。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。二歲餘。臨菑召里唐安來學。臣意教以五診。上下經脈。奇咳四時應陰陽重。未成。除為齊王侍醫。

問臣意診病決死生。能全無失乎。臣意對曰。意治病人。必先切其脈。乃治之。敗逆者不可治。其順者乃治之。心不精脈。所期死生。視可治。時時失之。臣意不能全也。

太史公曰。女無美惡。居宮見妬。士無賢不肖。入朝見疑。故扁鵲以其伎見殃。倉公乃匿迹自隱。而當刑。縱紫通尺牘。父得以後寧。故老子曰。美好者。不祥之器。豈謂扁鵲等邪。若倉公者。可謂近之矣。

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

吳王濞者。高帝兄劉仲之子也。高帝已定天下七年。立劉仲爲代王。而匈奴攻代。劉仲不能堅守。棄國。因行走。維陽。自歸天子。天子爲骨肉故。不忍致法。廢以爲郃陽侯。高帝十一年秋。淮南王英布反。東并荆地。劫其國兵。西度淮。擊楚。高帝自將往誅之。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。有氣力。以騎將從破布軍。斬西會。甄布走。荆王劉賈爲布所殺。無後。上患吳會稽輕悍。無壯王以填之。諸子少。乃立濞於沛。爲吳王。王三郡五十三城。已拜受印。高帝召濞相之。謂曰。若狀有反相。心獨悔。業已拜。因拊其背。告曰。漢後五十年。東南有亂者。豈若邪。然天下同姓爲一家也。慎無反。濞頓首曰。不敢。會孝惠高后時。天下初定。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。吳有豫章郡銅

山。濞則招致天下凶命者。益鑄錢。煮海水爲鹽。以故無賦。國用富饒。孝文時。吳太子入見。得侍皇太子。飲博。吳太子師傅皆楚人。輕悍。又素驕。博爭道不恭。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。於是遣其喪歸葬。至吳。吳王愠曰。天下同宗。死長安。卽葬長安。何必來葬爲。復遣喪之長安。葬。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。稱病不朝。京師知其以子故。稱病不朝。驗問。實不病。諸吳使來。輒繫責治之。吳王恐。爲謀滋甚。及後使人爲秋請。上復責問吳使者。使者對曰。王實不病。漢繫治使者數輩。以故遂稱病。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。今王始詐病。及覺。見責急。愈益閉。恐上誅之。計乃無聊。唯上棄之。而與更始。於是天子乃赦吳使者歸之。而賜吳王几杖。老不朝。吳得釋其罪。謀亦益解。然其居國以銅鹽故。百姓無賦。卒踐更。輒與平買。歲時存問。茂材賞。賜閭里。佗郡國吏欲來捕凶人者。訟共禁弗予。如此

者四十餘年。以故能使其衆。鼂錯爲太子家令。得幸太子。數從容言。吳過可削。數上書說孝文帝。文帝寬不忍削。以此吳日益橫。及孝景帝卽位。錯爲御史大夫。說上曰。昔高帝初定天下。昆弟少。諸子弱。大封同姓。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。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。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。封三庶孽。分天下半。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郊。詐稱病不朝。於古法當誅。文帝弗忍。因賜几杖。德至厚。當改過自新。乃益驕溢。卽山鑄錢。煮海水爲鹽。誘天下凶人謀作亂。今削之亦反。不削之亦反。削之其反亟。禍小。不削。反遲。禍大。三年冬。楚王朝。鼂錯因言。楚王戊往年爲海太后服。私姦服舍。請誅之。詔赦。削東海郡。因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。及前二年。趙王有罪。削其河間郡。膠西王卬以賣爵有姦。削其六縣。漢廷臣方議削吳。吳王濞恐削地無已。因此發謀。欲舉事。念諸侯無足與計謀。

者。聞膠西王勇。好氣。喜兵。諸齊皆憚畏。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說膠西王。無文書。口報曰。吳王不肖。有宿夕之憂。不敢自外。使喻其驢心。王曰。何以教之。高曰。今者主上興於姦。飾於邪。臣好小善。聽讒賊。擅變更律令。侵奪諸侯之地。徵求滋多。誅罰良善。日以益甚。里語有之。越糠及米。吳與膠西。知名諸侯也。一時見察。恐不得安肆矣。吳王身有內病。不能朝請二十餘年。嘗患見疑。無以自白。今脅肩累足。猶懼不見釋。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。所聞諸侯削地。罪不至此。此恐不得削地而已。王曰。然有之。子將奈何。高曰。同惡相助。同好相留。同情相成。同欲相趨。同利相死。今吳王自以爲與大王同憂。願因時循理。棄軀以除患。害於天下。億亦可乎。王惛然駭曰。寡人何敢如是。今主上雖急。固有死耳。安得不戴。高曰。御史大夫鼂錯。災惑天子。侵奪諸侯。蔽忠塞賢。朝廷疾怨。諸侯皆有倍畔。

之意。人事極矣。彗星出。蝗蟲數起。此萬世一時。而愁勞。聖人之所以起也。故吳王欲內以鼂錯為討。外隨大王後車。彷彿天下。所鄉者降。所指者下。天下莫敢不服。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。則吳王率楚王。略函谷關。守滎陽。敖倉之粟。距漢兵。治次舍。須大王。大王有幸而臨之。則天下可并。兩主分割。不亦可乎。王曰。善。高歸報吳王。吳王猶恐其不與。乃身自為使。使於膠西。而結之。膠西群臣或聞王謀。諫曰。承一帝。至樂也。今大王與吳西鄉。第令事成。兩主分爭。忠乃始結。諸侯之地。不足為漢郡什二。而為畔逆。以憂太后。非長策也。王弗聽。遂發使約齊。菑川。膠東。濟南。濟北。皆許諾。而曰。城陽景王有義。攻諸呂。勿與。事定分之耳。諸侯既新削割。振恐多怨。鼂錯及削。吳會稽豫章郡書至。則吳王先起兵。膠西正月丙午。誅漢吏二千石以下。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。遂發兵西。齊王後悔。飲

藥自殺。畔約。濟北王城壞未完。其郎中令劫守其王。不得發兵。膠西為渠率。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。趙王遂亦反。陰使匈奴。與逆兵。七國之發也。吳王悉其士卒。下令國中曰。寡人年六十二。身自將。少子年十四。亦為士卒先。諸年上與寡人比。下與少子等者。皆發。發二十餘萬人。南使閩越東越。東越亦發兵從。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。初起兵於廣陵。西涉淮。因并楚兵。發使遺諸侯書曰。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。膠東王。菑川王。濟南王。趙王。楚王。淮南王。衡山王。廬江王。故長沙王子。幸教寡人。以漢有賊臣。無功天下。侵奪諸侯地。使吏劫繫訊治。以僇辱之為故。不以諸侯人君禮遇。劉氏骨肉。絕先帝功臣。進任姦宄。誑亂天下。欲危社稷。陛下多病志失。不能省察。欲舉兵誅之。謹聞。敝國雖狹。地方三千里。人雖少。精兵可具五十萬。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。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。

以隨寡人。又可得三十餘萬。寡人雖不肯。願以身從諸王。趙直長沙者。因王子定長沙以北。西走蜀漢中。告越楚王淮南三王。與寡人西面。齊諸王與趙王。定河間河內。或入臨晉關。或與寡人會維陽。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。燕王北定代雲中。搏胡衆入蕭關。走長安。匡正天子。以定高廟。願王勉之。楚元王子淮南三王。或不沐洗十餘年。怨入骨髓。欲一有所出之久矣。寡人未得諸王之意。未敢聽。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。振弱伐暴。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。敝國雖貧。寡人節衣食之用。積金錢。修兵革。聚穀食。夜以繼日。三十餘年矣。凡爲此。願諸王勉用之。能斬捕大將者。賜金五千斤。封萬戶。列將三千斤。封五千戶。裨將二千斤。封二千戶。二千石千斤。封千戶。千石五百斤。封五百戶。皆爲列侯。其以軍若城邑降者。卒萬人。邑萬戶。如得大將。人戶五千。如得列將。人戶三千。如得裨將。

人戶千。如得二千石。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。佗封賜皆倍常法。其有故爵邑者。更益勿因。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。弗敢欺也。寡人金錢在天下者。往往而有。非必取於吳。諸王日夜用之。弗能盡。有當賜者。告寡人。寡人且往遺之。敬以開七國反書聞天子。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。將三十六將軍。往擊吳楚。遣山周侯鄒寄擊趙。將軍爰布擊齊。大將軍竇嬰屯滎陽。監齊趙兵。吳楚反書聞。兵未發。竇嬰未行。言故吳相袁盎。盎時家居。詔召入見。上方與晁錯調兵策軍食。上問袁盎曰。君嘗爲吳相。知吳臣田祿伯爲人乎。今吳楚反。於公何如。對曰。不足憂也。今破矣。上曰。吳王卽山鑄錢。煮海水爲鹽。誘天下豪傑。白頭舉事。若此。其計不百全。豈發乎。何以言其無能爲也。袁盎對曰。吳有銅鹽。利則有之。安得豪傑而誘之。誠令吳得豪傑。亦且輔王爲義。不反矣。吳所誘。皆無賴子弟。亡命

鑄錢姦人。故相率以反。鼂錯曰：袁盎策之善。上問曰：計安出。盎對曰：願屏左右。上屏人。獨錯在。盎曰：臣所言，人臣不得知也。乃屏錯。錯趨避東廂。恨甚。上卒問盎。盎對曰：吳楚相遺書曰：高帝王子弟，各有分地。今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，削奪之地，故以反為名。西共誅鼂錯，復故地而罷。方今計獨斬鼂錯，發使赦吳楚七國，復其故削地，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。於是上嘿然良久曰：願誠何如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。盎曰：臣愚計無出此。願上孰計之。乃拜盎為太常。吳王子德侯為宗正。盎裝治行。後十餘日，上使中尉召錯，給載行東市。錯衣朝衣，斬東市。則遣袁盎奉宗廟。宗正輔親戚，使告吳如盎策。至吳，吳楚兵已攻梁壁矣。宗正以親故先入見，論吳王使拜受詔。吳王聞袁盎來，亦知其欲說已，笑而應曰：我已為東帝，尚何誰拜。不肯見盎，而留之軍中，欲劫使將。盎不肯，使人圍守，且

殺之。盎得夜出，步去走梁軍，遂歸報。條侯將乘六乘傳，會兵滎陽。至滎陽，見劇孟，喜曰：七國反，吾乘傳至此，不自意全。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，劇孟今無動。吾據滎陽，滎陽以東無足憂者。至淮陽，問父絳侯。故客鄧都尉曰：策安出。客曰：吳兵銳甚，難與爭鋒。楚兵輕，不能久。方今為將軍計，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。以梁委吳，吳必盡銳攻之。將軍深溝高壘，使輕兵絕淮泗口，塞吳饒道。彼吳梁相敵而糧食竭，乃以全疆制其罷極，破吳必矣。條侯曰：善。從其策。遂壁昌邑。南輕兵絕吳饒道。吳王之初發也，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。田祿伯曰：兵屯聚而西，無佗奇道，難以就功。臣願得五萬人，別循江淮而上，收淮南，長沙，入武關，與大王會。此亦一奇也。吳太子諫曰：王以反為名，此兵難以藉人，藉人亦且反王。奈何。且擅兵而別，多佗利害，未可知也。徒自損耳。吳王即不許田祿伯。吳少將

桓將軍說王曰。吳多步兵。步兵利險。漢多車騎。車騎利平地。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。直棄去。疾西據雒陽武庫。食敖倉粟。阻山河之險。以令諸侯。雖毋入關。天下固已定矣。即大王徐行。留下城邑。漢軍車騎至。馳入梁楚之郊。事敗矣。吳王問諸老將。老將曰。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。安知大慮乎。於是王不甲。桓將軍計。吳王專并將其兵。未度淮。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候司馬。獨周丘不得用。周丘者。下邳人。亡命吳。酷酒無行。吳王游游之。弗任。周丘上謂說王曰。臣以無能。不得待罪行間。臣非敢求有所將。願得王一漢節。必有以報王。王乃予之。周丘得節。夜馳入下邳。下邳時聞吳反。皆城守。至傳舍。召令入戶。使從者以罪斬令。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。吳反兵且至。至。屠下邳。不過食頃。今先下。家室必完。能者封侯矣。出乃相告。下邳皆下。周丘一夜得三萬人。使人報吳王。遂將其兵。

北略城邑。比至城陽。兵十餘萬。破城陽中尉軍。聞吳王敗走。自度無與共成功。即引兵歸下邳。未至。疽發背死。二月中。吳王兵既破。敗走。於是天下制詔將軍曰。蓋聞為善者天報之以福。為非者天報之以殃。高皇帝親表功德。建立諸侯。幽王悼惠王絕無後。孝文皇帝哀憐加惠。王幽王子遂。悼惠王子卬等。令奉其先王宗廟。為漢藩國。德配天地。明竝日月。吳王濞倍德反義。誘受天下亡命舉人。亂天下幣。稱病不朝二十餘年。有司數請誦罪。孝文皇帝寬之。欲其改行為善。今乃與楚王戊。趙王遂。膠西王卬。濟南王辟光。菑川王賢。膠東王雄渠。約從反。為逆無道。起兵以危宗廟。賊殺大臣。及漢使者。迫劫萬民。天殺無罪。燒殘民家。掘其丘冢。甚為暴虐。今卬等又重逆無道。燒宗廟。鹵御物。朕甚痛之。朕素服避正殿。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。擊反虜者。深入多殺為功。斬首捕虜比三百。

石以上者皆殺之。無有所置。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。皆要斬。初吳王之度淮。與楚王遂西敗棘壁。乘勝前。銳甚。梁孝王恐。遣六將軍擊吳。又敗梁兩將。士卒皆還走。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。條侯不許。又使使惡條侯於上。上使人告條侯救梁。復守便宜不行。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。乃得頗敗吳兵。吳兵欲西。梁城守堅。不敢西。即走條侯軍。會下邑。欲戰。條侯壁不肯戰。吳糧絕。卒餓。數挑戰。遂夜奔條侯壁。驚東南。條侯使備西北。果從西北入。吳大敗。士卒多餓死。乃畔散。於是吳王乃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。夜亡去。度江走丹徒。保東越。東越兵可萬餘人。乃使人收聚亡卒。使人以利啗東越。東越即給吳王。吳王出勞軍。即使人縱殺吳王。盛其頭。馳傳以聞。吳王子子華子駒亡走閩越。吳王之棄其軍。亡也。軍遂潰。往往稍降。太尉梁軍。楚王戊軍敗。自殺。三王之圍齊。

臨菑也。三月不能下。漢兵至。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。膠西王乃袒跣席藁飲水謝太后。王太子德曰。漢兵遠。臣觀之。已罷可襲。願收大王餘兵擊之。擊之不勝。乃逃入海。未晚也。王曰。吾士卒皆已壞。不可發用。弗聽。漢將弓高侯頽當遣王書曰。奉詔誅不義。降者赦其罪。復故。不降者滅之。王何處。須以從事。王肉袒叩頭。漢軍壁。謁曰。臣叩奉法不謹。驚駭百姓。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。敢請菹醢之罪。弓高侯執金鼓見之。曰。王苦軍事。願聞王發兵狀。王頓首膝行。對曰。今者龜錯。天子用事臣。變更高皇帝法令。侵奪諸侯地。叩等以為不義。恐其敗亂天下。七國發兵。且以誅錯。今聞錯已誅。叩等謹以罷兵歸。將軍曰。王苟以錯不善。何不以聞。及未有詔。虎符擅發兵擊義國。以此觀之。意非欲誅錯也。乃出詔書為王讀之。讀之訖。曰。王其自圖。王曰。如叩等死有餘罪。遂自殺。太后太子

皆死。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死。國除。納于漢。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。趙王自殺。濟北王以劫故。得不誅。徙王菑川。初吳王首反。并將楚兵。連齊趙。正月起兵。三月皆破。獨趙後下。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為楚王。續元王後。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。為江都王。

太史公曰。吳王之王。由父省也。能薄賦斂。使其衆。以擅山海利。逆亂之萌。自其子與。爭技發難。卒亾其本。親越謀宗。竟以夷隕。龜錯為國遠慮。禍反近身。袁盎權說。初寵後辱。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。山海不以封。毋親夷狄。以疏其屬。蓋謂吳邪。毋為權首。反受其咎。豈盎錯邪。

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

魏其侯竇嬰者。孝文后從兄子也。父世觀津人。喜賓客。孝文時。嬰為吳相。病免。孝景初即位。為詹事。梁孝王者。孝景弟也。其母竇太后愛之。梁孝王朝。因昆弟燕飲。是時上未立太子。酒酣從容言曰。千秋之後。傳梁王。太后驩。竇嬰引卮酒進上曰。天下者高祖天下。父子相傳。此漢之約也。上何以得擅傳梁王。太后由此憎竇嬰。竇嬰亦薄其官。因病免。太后除竇嬰門籍。不得入朝請。孝景三年。吳楚反。上察宗室諸竇。毋如竇嬰賢。乃召嬰。嬰入見。固辭謝病。不足任。太后亦慙。於是上曰。天下方有急。王孫寧可以讓邪。乃拜嬰為大將軍。賜金千斤。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。進之。所賜金。陳之廊廡下。軍吏過。輒令財取為用。金無入家者。竇嬰守滎陽。監齊趙兵。七國兵已盡破。封嬰為魏其侯。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。孝景時。每朝議大事。條侯。魏其侯。諸列侯莫敢與亢禮。孝景

四年立栗太子。使魏其侯為太子傅。孝景七年。栗太子廢。魏其數爭不能得。魏其謝病。屏居田南山之下數月。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。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。能富貴將軍者上也。能親將軍者太后也。今將軍傅太子。太子廢而不能爭。爭不能得。又弗能死。自引謝病。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。相提而論。是自明揚主上之過。有如兩宮整將軍。則妻子毋類矣。魏其侯然之。乃遂起朝請如故。桃侯免相。竇太后數言魏其侯。孝景帝曰。太后豈以為臣有愛。不相魏其。魏其者沾沾自喜耳。多易。難以為相持重。遂不用。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。

武安侯田蚡者。孝景后同母弟也。生長陵。魏其已為大將軍後。方盛。蚡為諸郎。未貴。往來侍酒魏其。跪起如子姪。及孝景晚節。蚡益貴幸。為太中大夫。蚡辯有口。學梁孟諸書。王太后賢之。孝景崩。即日太子立。稱制。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。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。孝景後三年。封蚡為武安侯。勝為周陽侯。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。卑下賓客。進名士家居者。貴之。欲以傾魏其諸將相。建元元年。丞相綰病免。上議置丞相。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。魏其貴久矣。天下士素歸之。今將軍初興。未如魏其。即上以將軍為丞相。必讓魏其。魏其為丞相。將軍必為太尉。太尉丞相尊等耳。又有讓賢名。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。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。武安侯為太尉。籍福賀魏其侯。因弔曰。君侯資性喜善。疾惡。方今善人譽君侯。故至丞相。然君侯且疾惡。惡人衆。亦且毀君侯。君侯能兼容。則幸久。不能。今以毀去矣。魏其不聽。魏其武安俱好儒術。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。王臧為郎中令。迎魯申公。欲設明堂。令列侯就國。除關。以禮為服制。以興太平。舉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。除其屬籍。時諸外

家爲列侯。列侯多尙公主。皆不欲就國。以故毀日至。竇太后。太后好黃老之言。而魏其武安趙絳王臧等。務隆推備術。貶道家言。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。及建元二年。御史大夫趙絳請無奏事東宮。竇太后大怒。乃罷。遂趙絳王臧等。而免丞相太尉。以柏至侯許昌爲丞相。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。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。武安侯雖不任職。以王太后故。親幸。數言事。多效。天下吏士趨勢利者。皆去魏其歸武安。武安日益橫。建元六年。竇太后崩。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。坐喪事不辦。免。以武安侯蚡爲丞相。以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。天下士郡國諸侯。愈益附武安。武安者貌侵。生貴甚。又以爲諸侯王多長。上初卽位。富於春秋。蚡以肺腑爲京師相。非痛折節。以禮訓之。天下不肅。當是時。丞相入奏事。坐語移日。所言皆聽。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。權移主上。上乃曰。君除吏已

盡未。吾亦欲除吏。嘗請考工地。益宅。上怒曰。君何不遂取武庫。是後乃退。嘗召客飲。坐其兄蓋侯南鄉。自坐東鄉。以爲漢相尊。不可下。以兄故。私橈武安。由此滋驕。治宅甲諸第。田園極膏腴。而市買郡縣器物。相屬於道。前堂羅鐘鼓。立曲旃。後房婦女。以百數。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。不可勝數。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。無勢。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。唯灌將軍獨不失。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。而獨厚遇灌將軍。

灌將軍夫者。潁陰人也。夫父張孟。嘗爲潁陰侯嬰舍人。得幸。因進之。至二千石。故蒙灌氏姓。爲灌孟。吳楚反時。潁陰侯灌何爲將軍。屬太尉。請灌孟爲校尉。夫以千人與父俱。灌孟年老。潁陰侯彊請之。鬱鬱不得意。故戰常陷堅。遂死吳軍中。軍法。父子俱從軍。有死事。得與喪歸。灌夫不肯隨喪歸。番曰。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

之仇。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。及出壁門。莫敢前。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。至吳將麾下。所殺傷數十人。不得前。復馳還。走入漢壁。皆亡其奴。獨與一騎歸。夫身中大創十餘。適有萬金良藥。故得無死。夫創少瘳。又復請將軍曰。吾益知吳壁中曲折。請復往。將軍壯義之。恐亡夫。乃言太尉。太尉乃固止之。吳已破。灌夫以此名聞天下。潁陰侯言之上。上以夫爲中郎將。數月。坐法去。後家居長安。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。孝景時。至代相。孝景崩。今上初卽位。以爲淮陽天下交。勁兵處。故徙夫爲淮陽太守。建元元年。入爲太僕。二年。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。輕重不得。夫醉搏甫。甫竇太后昆弟也。上恐太后誅夫。徙爲燕相。數歲。坐法去官。家居長安。灌夫爲人剛直使酒。不好面諛。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。不欲加禮。必陵之。諸士在己之左。愈貧賤。尤益敬與鈞。

稠人廣衆。薦寵下輩。士亦以此多之。夫不喜文學。好任俠。已然諾。諸所與交通。無非豪傑大猾。家累數千萬。食客日數十百人。陂池田園。宗族賓客。爲權利。橫於潁川。潁川兒乃歌之曰。潁水清。灌氏寧。潁水濁。灌氏族。灌夫家居雖富。然失勢。卿相待中賓客益衰。及魏其侯失勢。亦欲倚灌夫。引繩批根。生平慕之後棄之者。灌夫亦倚魏其。而通列侯宗室。爲名高。兩人相爲引重。其游如父子。然相得驩甚。無厭。恨相知晚也。灌夫有服。過丞相。丞相從容曰。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。會仲孺有服。灌夫曰。將軍乃肯幸臨。況魏其侯。夫安敢以服爲解。請語魏其侯。帳具。將軍旦日蚤臨。武安許諾。灌夫具語魏其侯。如所謂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。夜灑埽。早帳具。至旦。平明。令門下候伺。至日中。丞相不來。魏其謂灌夫曰。丞相豈忘之哉。灌夫不懌曰。夫以服請。宜往。乃駕自往迎丞相。丞相

特前戲許灌夫。殊無意往。及夫至門。丞相尙臥。於是夫入見曰。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。魏其夫妻治具。自旦至今。未敢嘗食。武安鄂謝曰。吾昨日醉。忽忘與仲孺言。乃駕往。又徐行。灌夫愈益怒。及飲酒酣。夫起舞屬丞相。丞相不起。夫從坐上語侵之。魏其乃扶灌夫去。謝丞相。丞相卒飲至夜。極驩而去。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。魏其大望曰。老僕雖棄。將軍雖貴。寧可以勢奪乎。不許。灌夫聞。怒罵籍福。籍福惡。兩人有郤。乃設自好。謝丞相曰。魏其老且死。易忍。且待之。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。不予田。亦怒曰。魏其子嘗殺人。蚡活之。蚡事魏其無所不可。何愛數頃田。且灌夫何與也。吾不敢復求田。武安由此大怨灌夫。魏其元光四年春。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。橫甚。民苦之。請案。上曰。此丞相事。何請。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爲姦利。受淮南王金。與語言。賓客居間。遂止俱解。夏。丞相取

燕王女爲夫人。有太后詔。召列侯宗室皆往賀。魏其侯過灌夫。欲與俱。夫謝曰。夫數以酒失。得過丞相。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。魏其曰。事已解。彊與俱。飲酒酣。武安起爲壽。坐皆避席伏。已。魏其侯爲壽。獨故人避席耳。餘半膝席。灌夫不悅。起行酒至武安。武安膝席曰。不能滿觴。夫怒。因嘻笑曰。將軍貴人也。屬之時。武安不肯行。酒次至臨汝侯。臨汝侯方與程不讖耳語。又不避席。夫無所發怒。乃罵臨汝侯曰。生平毀程不讖。不直一錢。今日長者爲壽。乃效女兒。咕囁耳語。武安謂灌夫曰。程李俱東西宮衛尉。今衆辱程將軍。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。灌夫曰。今日斬頭陷胷。何知程李乎。坐乃起更衣。稍稍去。魏其侯去。灌夫出。武安遂怒曰。此吾驕灌夫罪。乃令騎留灌夫。灌夫欲出不得。籍福起爲謝。案灌夫項。令謝。夫愈怒不肯謝。武安乃麾騎縛夫。置傳舍。召長史曰。今日召宗室有詔。

幼。灌夫罵坐。不敬。繫居室。遂按其前事。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。皆得棄市罪。魏其侯大媿。為資使賓客請。莫能解。武安吏皆為耳目。諸灌氏皆亡。夫繫遂不得告。言武安陰事。魏其斲身為救。灌夫。夫人諫。魏其曰。灌將軍得罪丞相。與太后家忤。寧可救邪。魏其侯曰。侯自我得之。自我損之。無所恨。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。嬰獨生。乃匿其家。竊出上書。立召入。具言灌夫醉飽事。不足誅。上然之。賜魏其食。曰。東朝廷辯之。魏其之東朝。盛推灌夫之善。言其醉飽得過。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。武安又盛毀灌夫。所為橫恣。罪逆不道。魏其度不可奈何。因言丞相短。武安曰。天下幸而安樂無事。蚡得為肺腑。所好音狗樂馬田宅。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。不如魏其灌夫。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。與論議。腹腴而心謗。不仰視天而俯畫地。辟俛兩宮。幸天下有變。而欲有大功。臣乃不知魏其

等所為。於是上問朝臣。兩人孰是。御史大夫韓安國曰。魏其言灌夫父死事。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。身被數十創。名冠三軍。此天下壯士。非有大惡。爭杯酒。不足引他過。以誅也。魏其言是也。丞相亦言灌夫通姦。猾侵細民。家累巨萬。橫恣潁川。凌轢宗室。侵犯骨肉。此所謂枝大於本。脛大於股。不折必披。丞相言亦是。唯明主裁之。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。內史鄭當時是魏其。得不。敢堅對。餘皆莫敢對。上怒。內史曰。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。今日廷論。局趣效轍下駒。吾并斬若屬矣。即罷起。入上食。太后亦已使人候伺。具以告太后。太后怒。不食。曰。今我在也。而人皆籍吾弟。令我百歲後。皆魚肉之矣。且帝寧能為石人邪。此特帝在。即錄錄。設百歲後。是屬寧有可信者乎。上謝曰。俱宗室外家。故廷辯之。不然。此一獄吏所決耳。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。武安已罷朝。

出止車門。召韓御史大夫戴。怒曰。與長孀共一老秃翁。何爲首鼠兩端。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。君何不自喜。夫魏其毀君。君當免冠解印綬歸。曰。臣以肺腑幸得待罪。固非其任。魏其言皆是。如此。上必多君有讓。不廢君。魏其必內愧。杜門辭。舌自殺。今人毀君。君亦毀人。譬如買豎女子爭言。何其無大體也。武安謝罪曰。爭時急。不知出此。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。灌夫頗不讎。欺設劾繫都司空。孝景時。魏其常受遺詔。曰。事有不便。以便宜論上。及繫灌夫罪。至族。事日急。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。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。幸得復召見。書奏上。而案尙書大行無遺詔。詔書獨藏魏其家。家丞封。久乃劾魏其。矯先帝詔。罪當棄市。五年十月。悉論灌夫及家屬。魏其良乃聞。聞即悲。病。不食。欲死。或聞上無意殺魏其。魏其復食。治病。議定不死矣。乃有蜚語爲惡言聞上。故以十二月晦。

論棄市。涓城。其春。武安侯病。專呼服謝罪。使巫視鬼者視之。見魏其灌夫共守。欲殺之。竟死。子恬嗣。元朔三年。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宮。不敬。淮南王安謀反。覺治。王前朝。武安侯爲太尉。時迎王至。請上。謂王曰。上未有太子。大王最賢。高祖孫。卽宮車晏忽。非大王立當誰哉。淮南王大喜。厚遺金財物。上自魏其時。不直武安。特爲太后故耳。及聞淮南王金事。上曰。使武安侯在者。族矣。太史公曰。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。灌夫用一時決筭而名顯。魏其之舉。以吳楚。武安之貴。在日月之際。然魏其誠不知時變。灌夫無術而不遜。兩人相翼。乃成禍亂。武安負貴而好權。杯酒責望。陷彼兩賢。嗚呼哀哉。遷怒及人。命亦不延。衆庶不載。竟被惡言。嗚呼哀哉。禍所從來矣。

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

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。後徙睢陽。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。事梁孝王為中大夫。吳楚反時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。扞吳兵於東界。張羽力戰。安國持重。以故吳不能過梁。吳楚已破。安國張羽名由此顯。梁孝王景帝母弟。竇太后愛之。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。出入游戲。僭於天子。天子聞之。心弗善也。太后知帝不善。乃怒梁使者。弗見。案竇王所為。韓安國為梁使。見大長公主而泣曰。何梁王為人子之孝。為人臣之忠。而太后曾弗省也。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。自關以東。皆合從西鄉。惟梁最親。為艱難。梁王念太后帝在中。而諸侯援亂。一言泣數行下。跪送臣等六人。將兵擊卻吳楚。吳楚以故兵不敢西。而卒破亡。梁王之力也。今太

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。梁王父兄皆帝王。所見者大。故出稱蹕。入言警車。旗皆帝所賜也。即欲以侘鄙縣。驅馳國中。以夸諸侯。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。今梁使來。輒案責之。梁王恐。日夜涕泣思慕。不知所為。何梁王之為子孝。為臣忠。而太后弗恤也。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。太后喜。曰。為言之。帝言之。帝心乃解。而免冠謝太后。曰。兄弟不能相救。乃為太后遺愛。悉見梁使。厚賜之。其後梁王益親驩。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。名由此顯。結於漢。其後安國坐法抵罪。蒙獄吏田甲辱安國。安國曰。死灰獨不復然乎。田甲曰。然。即溺之。居無何。梁內史缺。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。起徙中為二千石。田甲亡走。安國曰。甲不就官。我滅而宗。甲因肉袒謝。安國笑曰。可溺矣。公等足與治乎。卒善遇之。梁內史之缺也。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。說之。欲請以為內史。竇太后聞。乃詔王以

安國爲內史。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爲帝太子。及益地事。恐漢大臣不聽。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。及殺故吳相袁盎。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。乃遣使捕詭勝。必得。漢使十輩至梁。相以下舉國大索。月餘不得。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。安國入見王而泣曰。主辱臣死。大王無良臣。故事紛紛至此。今詭勝不得。請辭賜死。王曰。何至此。安國泣數行下。曰。大王自度於皇帝。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。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。孝王曰。弗如也。安國曰。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。然而高帝曰。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。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。居于櫟陽。臨江王。適長太子也。以一言過。廢王臨江。用宮垣事。卒自殺中尉府。何者。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。語曰。雖有親父。安知其不爲虎。雖有親兄。安知其不爲狼。今大王列在諸侯。悅一邪臣浮說。犯上禁。機明法。天子以太后故。不忍致法於王。太后日

夜涕泣。幸大王自改。而大王終不覺寤。有如太后。宮車即晏駕。大王尙誰攀乎。語未卒。孝王泣數行下。謝安國曰。吾今出詭勝。詭勝自殺。漢使還報。梁事皆得釋。安國之力也。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。孝王卒。共王即位。安國坐法失官居家。建元中。武安侯田蚡爲漢太尉。親費用事。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。蚡言安國太后。天子亦素聞其賢。即召以爲北地都尉。遷爲大司農。閻越東越相攻。安國及大行王恢將。未至。越殺其王降。漢兵亦罷。建元六年。武安侯爲丞相。安國爲御史大夫。匈奴來請和親。天子下議。大行王恢。燕人也。數爲邊吏。習知胡事。議曰。漢與匈奴和親。率不過數歲。即復倍約。不如勿許。與兵擊之。安國曰。千里而戰。兵不獲利。今匈奴負戎馬之足。懷禽獸之心。遷徙鳥舉。難得而制也。得其地。不足以爲廣。有其衆。不足以爲彊。自上古不屬爲人。漢數千里爭利。則人馬

罷虜以全制其敵。且彊弩之極矢。不能穿魯縞。衝風之末力。不能漂鴻毛。非初不勁。末力衰也。擊之不便。不如和親。羣臣議者多附安國。於是上許和親。其明年則元光元年。雁門馬邑豪彘翁壹。因大行王恢言。上曰。匈奴初和親。親信邊。可誘以利。陰使彘翁壹為間。亡入匈奴。謂單于曰。吾能斬馬邑令丞吏。以城降。財物可盡得。單于愛信之。以為然。許彘翁壹。彘翁壹乃還。詐斬死罪囚。縣其頭馬邑城。示單于使者為信。曰。馬邑長吏已死。可急來。於是單于穿塞。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。當是時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。匿馬邑旁谷中。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。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。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。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。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。諸將皆屬護軍。約單于入馬邑。而漢兵縱發。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。主擊其輜重。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。未至

馬邑百餘里。行掠鹵。徒見畜牧於野。不見一人。單于怪之。攻烽燧。得武州尉史。欲刺。問尉史。尉史曰。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。單于顧謂左右曰。幾為漢所賣。乃引兵還。出塞。曰。吾得尉史。乃天也。命尉史為天王。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。漢兵追至塞。度弗及。即罷。王恢等兵三萬。聞單于不與漢合。度往擊輜重。必與單于精兵戰。漢勢必敗。則以便宜罷兵。皆無功。天子怒王恢不出擊。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。恢曰。始約虜入馬邑城。兵與單于接。而臣擊其輜重。可得利。今單于聞不至而還。臣以三萬人衆不敵。提取辱耳。臣固知還而斬。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。於是下恢廷尉。廷尉當恢逗撓。當斬。恢私行千金丞相。紛不敢言。上而言於太后。曰。王恢首造馬邑事。今不成而誅恢。是為匈奴報仇也。上朝太后。太后以丞相言告上。上曰。首為馬邑事者恢也。故發天下兵數十萬。從其言為此。且

縱單于不可得。恢所部擊其輜重。猶頗可得。以慰士大夫心。今不
誅恢。無以謝天下。於是恢聞之。乃自殺。安國爲人。多大略。智足以
當世。取舍而出於忠厚焉。貪嗜於財。所推舉皆廉士。賢於己者也。
於梁舉壺遂。城固。郅他。皆天下名士。士亦以此稱慕之。唯天子以
爲國器。安國爲御史大夫。四歲餘。丞相田蚡死。安國行丞相事。奉
引墮車。蹇。天子議置相。欲用安國。使使視之。蹇甚。乃更以平棘侯
薛澤爲丞相。安國病免。數月。蹇愈。上復以安國爲中尉。歲餘。徙爲
衛尉。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。出上谷。破胡龍城。將軍李廣爲匈奴
所得。復失之。公孫敖大囚卒。皆當斬。贖爲庶人。明年。匈奴大入邊。
殺遼西太守。及入雁門。所殺略數千人。車騎將軍衛青擊之。出雁
門。衛尉安國爲材官將軍。屯於漁陽。安國捕生虜。言匈奴遠去。即
上書言。方田作時。請且罷軍屯。罷軍屯。月餘。匈奴大入上谷。漁陽。

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。出與戰。不勝。復入壁。匈奴虜略千餘人及
畜產而去。天子聞之。怒。使使責讓安國。徙安國益東屯。右北平。是
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。安國始爲御史大夫及護軍。後稍斥瓌下
遷。而所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。益貴。安國既疏遠。默默也。將屯。又
爲匈奴所欺。失囚多。甚自愧。幸得罷歸。乃益東徙屯。意忽忽不樂。
數月。病嘔血死。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。

太史公曰。余與壺遂定律歷。觀韓長孺之義。壺遂之深中隱厚。世
之言梁多長者。不虛哉。壺遂官至詹事。天子方倚以爲漢相。會遂
卒。不然。壺遂之內廉行脩。斯鞠躬君子也。

李將軍廣者。隴西成紀人也。其先曰李信。秦時爲將。透得燕太子丹者也。故槐里徙成紀。廣家世世受射。孝文帝十四年。匈奴大入蕭關。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。用善騎射。殺首虜多。爲漢中郎。廣從弟李蔡亦爲郎。皆爲武騎常侍。秩八百石。嘗從行有所衝陷折副。及格猛獸。而文帝曰。惜乎子不遇時。如令子當高帝時。萬戶侯豈足道哉。及孝景初立。廣爲隴西都尉。徙爲騎郎將。吳楚軍時。廣爲驍騎都尉。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。取旗。顯功名昌邑下。以梁王授廣將軍印。還。賞不行。徙爲上谷太守。匈奴日合戰。典屬國公孫昆邪。爲上泣曰。李廣才氣天下無雙。自負其能。數與虜敵戰。恐亡之。於是乃徙爲上郡太守。後廣轉爲邊郡太守。徙上郡。嘗爲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太守。皆以力戰爲名。匈奴大入上郡。天子使中貴人從廣。勸習兵擊匈奴。中貴人將騎數十縱。見匈奴三人。與

戰。三人還射。傷中貴人。殺其騎。且盡。中貴人走。廣曰。是必射雕者也。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。三人亡馬步行。行數十里。廣令其騎張左右翼。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。殺其二人。生得一人。果匈奴射雕者也。已縛之上馬。望匈奴有數千騎。見廣以爲誘騎。皆驚。上山陣。廣之百騎皆大恐。欲馳還走。廣曰。吾去大軍數十里。今如此。以百騎走。匈奴追射我。立盡。今我留。匈奴必以我爲大將軍誘之。必不敢擊我。廣令諸騎曰。前。前未到。匈奴陣二里所。止。令曰。皆下馬解鞍。其騎曰。虜多且近。卽有急奈何。廣曰。彼虜以我爲走。今皆解鞍以示不走。用堅其意。於是胡騎遂不敢擊。有白馬將出護其兵。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。殺胡白馬將。而復還至其騎中。解鞍。令士皆縱馬臥。是時會暮。胡兵終怪之。不敢擊。夜半時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。欲夜取之。胡皆引兵而去。平旦。李廣乃歸其大

軍。大軍不知廣所之。故弗從。居久之。孝景崩。武帝立。左右以爲廣名將也。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。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。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。及出擊胡。而廣行無部伍行陣。就善水草屯。舍止。人人自便。不擊刁斗以自衛。莫府省約文書籍事。然亦遠斥候。未嘗遇害。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。擊刁斗。士吏治軍簿。至明。軍不得休息。然亦未嘗遇害。不識曰。李廣軍極簡易。然虜卒犯之。無以禁也。而其士卒亦佚樂。咸樂爲之死。我軍雖煩擾。然虜亦不得犯我。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。然匈奴畏李廣之略。士卒亦多樂從李廣。而苦程不識。程不識孝景時。以數直諫。爲太中大夫。爲人廉。謹於文法。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。使大軍伏馬邑旁谷。而廣爲驍騎將軍。領屬護軍將軍。是時單于覺之。去。漢軍皆無功。其後四歲。以衛尉爲將軍。出雁門擊匈

奴。匈奴兵多。破敗廣軍。生得廣。單于素聞廣賢。令曰。得李廣。必生致之。胡騎得廣。廣時傷病。置廣兩馬間。絡而盛臥。廣行十餘里。廣佯死。睨其旁。有一胡兒騎善馬。廣暫騰而上。胡兒馬因推墮兒。取其弓。鞭馬南馳數十里。復得其餘軍。因引而入塞。匈奴捕廣者數百。追之。廣行取胡兒弓。射殺追騎。以故得脫。於是至漢。漢下廣吏。吏當廣所。失亡多。爲虜所生。得當斬。贖爲庶人。頃之。家居數歲。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。蓋田南山中射獵。嘗夜從一騎出。從人田閒飲。還至霸陵亭。霸陵尉醉。呵止廣。廣騎曰。故李將軍。尉曰。今將軍尚不得夜行。何乃故也。止。廣宿亭下。居無何。匈奴入殺遼西太守。敗韓將軍。韓將軍後徙右北平。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。廣卽請霸陵尉與俱。至軍而斬之。廣居右北平。匈奴聞之。號曰。漢之飛將軍。避之。數歲不敢入右北平。廣出獵。見草中石。以

爲虎而射之。中石沒鏃。視之石也。因復更射之。終不能復入石矣。廣所居郡。聞有虎。嘗自射之。及居右北平。射虎。虎騰傷廣。廣亦竟射殺之。廣廉得賞賜。輒分其麾下。飲食與士共之。終廣之身。爲二千石四十餘年。家無餘財。終不言家產事。廣爲人長。猿臂。其善射。亦天性也。雖其子孫他人學者。莫能及廣。廣訥口少言。與人居。則畫地爲軍陳。射闊狹以飲。專以射爲戲。竟死。廣之將兵乏絕之處。見水。士卒不盡飲。廣不近水。士卒不盡食。廣不肯食。寬緩不苛。士以此愛樂爲用。其射見敵。急非在數十步之內。度不中不發。發卽應弦而倒。用此。其將兵數困辱。其射猛獸。亦爲所傷云。居頃之。石建卒。於是上召廣代建爲郎中令。元朔六年。廣復爲後將軍。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。諸將多中首虜。率以功爲侯者。而廣軍無功。後三歲。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。博望侯張蹇將萬騎。

與廣俱。異道。行可數百里。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。廣軍士皆恐。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。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。出其左右而還。告廣曰。胡虜易與耳。軍士乃安。廣爲圍陳外。嚮胡急擊之。矢下如雨。漢兵死者過半。漢矢且盡。廣乃令士持滿毋發。而廣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將。殺數人。胡虜益解。會日暮。吏士皆無人色。而廣意氣自如。益治軍。軍中自是服其勇也。明日復力戰。而博望侯軍亦至。匈奴軍乃解去。漢軍罷。弗能追。是時廣軍幾沒。罷歸。漢法。博望侯留遲後期。當死。贖爲庶人。廣軍功自如。無賞。初廣之從弟李蔡。與廣俱事孝文帝。景帝時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。孝武帝時。至代相。以元朔五年。爲輕車將軍。從大將軍擊右賢王。有功。中率封爲樂安侯。元狩二年中。代公孫弘爲丞相。蔡爲人在下中。名聲出廣下。甚遠。然廣不得爵邑。官不過九卿。而蔡爲列侯。位至三公。諸廣

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。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。自漢擊匈奴。而廣未嘗不在其中。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。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。而廣不爲後人。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。何也。豈吾相不當侯邪。且固命也。朔曰。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。廣曰。吾嘗爲隴西守。羌嘗反。吾誘而降者八百餘人。吾詐而同日殺之。至今大恨。獨此耳。朔曰。禍莫大於殺已降。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。後二歲。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。廣數自請行。天子以爲老。弗許。良久乃許之。以爲前將軍。是歲元狩四年也。廣既從。大將軍青擊匈奴。既出塞。青捕虜。知單于所居。乃自以精兵走之。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。出東道。東道少回遠。而大軍行。水草少。其勢不屯行。廣自請曰。臣部爲前將軍。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。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。今乃一得當單于。臣願居前先死。單

于。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。以爲李廣老。數奇。毋令當單于。恐不得所欲。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。爲中將軍。從大將軍。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。故徙前將軍廣。廣時知之。固自辭於大將軍。大將軍不聽。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。曰。急詣部如書。廣不謝。大將軍而起行。意甚愠怒而就部。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。軍以導。或失道。後大將軍。大將軍與單于接戰。單于遁走。弗能得而還。南絕幕。遇前將軍。右將軍。廣已見大將軍。還入軍。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。因問廣食其失道狀。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。廣未對。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。之幕府對簿。廣曰。諸校尉無罪。乃我自失道。吾今自上簿。至幕府。廣謂其麾下曰。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。今幸從大將軍。出接單于兵。而大將軍又徙廣部。行回遠。而又迷失道。豈非天哉。且廣年六十餘矣。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。

遂引刀自頸。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。百姓聞之。知與不知。無老壯。皆爲垂涕。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。刑爲庶人。廣子三人。曰。當戶。椒。敢。爲郎。天子與韓嫣戲。嫣少不遜。當戶擊嫣。嫣走。於是天子以爲勇。當戶早死。拜椒爲代郡太守。皆先廣死。當戶有遺腹子名陵。廣死軍時。敢從驃騎將軍。廣死明年。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墻地。當下吏治。蔡亦自殺。不對獄。國除。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。力戰奪左賢王鼓旗。斬首多。賜爵關內侯。食邑二百戶。代廣爲郎中令。頃之。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。乃擊傷大將軍。大將軍匿諱之。居無何。敢從上雍。至甘泉宮獵。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。射殺敢。去病時方貴幸。上諱云鹿觸殺之。居歲餘。去病死。而敢有女爲太子中人。愛幸。敢男禹有寵於太子。然好利。李氏陵遲衰微矣。李陵既壯。選爲建章監。監諸騎。善射愛士卒。天子以爲李氏世

將。而使將八百騎。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。過居延。視地形。無所見。虜而還。拜爲騎都尉。將丹陽楚人五千人。教射酒泉張掖。以屯衛胡。數歲。天漢二年秋。貳師將軍李廣利。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祁連天山。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。出居延北。可千餘里。欲以分匈奴兵。毋令專走貳師也。陵既至期還。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。陵軍五千人。兵矢既盡。士死者過半。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。且引且戰。連鬪八日。還未到居延百餘里。匈奴遮狹絕道。陵食乏而救兵不到。虜急擊。招降陵。陵曰。無面目報陛下。遂降匈奴。其兵盡沒。餘亡散得歸。漢者四百餘人。單于既得陵。素聞其家聲。及戰又壯。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。漢聞。族陵母妻子。自是之後。李氏名敗。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。皆用爲恥焉。

太史公曰。傳曰。其身正不令而行。其身不正雖令不從。其李將軍

百四十
之謂也。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。口不能道辭。及死之日。天下知與不知。皆爲盡哀。彼其忠實心。誠信於士大夫也。諺曰桃李不言。下自成蹊。此言雖小。可以證大也。

明治二十二年九月十九日印刷并出版

印刷並
發行者

兵庫縣土族

長尾景彌

府下芝區三田壹丁目三十六番地寄留

東京銀座四丁目	博聞本社
大阪備後町四丁目	博聞分社
千葉縣千葉町	博聞分社
埼玉縣浦和町	博聞分社
福岡縣博多中島町	博聞分社
佐賀縣佐賀新馬場	博聞社代理店

